剪燈新話

剪燈新話句解卷之上

山陽瞿佑宗吉著
滄洲　訂立
垂胡子　集釋

水宮慶會錄

至正元順帝年號甲申歲潮州古閩越之地今隷廣東布政司士人余余氏善文余氏之後也善文於所居白晝閑坐忽有力士二人黃巾綉襖音奥以綉為襖也自外而入致敬於前曰廣利王唐天寶十載正月詔以南海神祝號封為廣利王奉邀善文驚曰廣利洋海之神善文塵世之士幽顯路殊安得相及二人曰君但請行毋用辭阻遂與之偕出南門外見大紅船與今河伯所着

舡馬艇隻此云大舡 艦即舡船之大者 泊於江滸（水涯也）登船有兩靑龍
挾之而行速如風雨瞬息（瞬目動也 息呼吸也）已至於門下
二人入報頃之（頃之少選也）請入廣利降階而揖曰久仰
聲華望屈冠蓋（使者冠冕皂蓋也 平原君傳云冠蓋相屬於魏）幸勿見許遂
延之上階與之對坐善文踧躇（踧踖也 躇少步也 不敢自安之意）退
遜廣利曰君居陽界（天下有四界天界地界水界陽界）寡人居水府
（廣記云南海水府仙官是也）不相統攝可毋辭也善文曰六王貴
重僕乃一介寒儒敢當盛禮固辭廣利左右有二臣
曰黿叅軍鼇主簿者（黿似鼈而大叅軍主簿各開府官屬如桓溫幕下以王珣短主簿郗超髯叅軍之類）趍出奏曰客言是也王可從其所請不宜
自遜威德有失觀視廣利乃居中而坐別設一榻於

右命善文堂乃言曰蘂居僻陋蛟鰐蛟龍屬無角四足細頸大者數圍卵如一二石瓮鰐似蜥蜴長一丈水潛吞人或作鱷柳文永州記鱷大者數丈一生百卵及成其形則有為蛇為蛟為龜者甚靈之與隣魚蟹之與居無以貽示神威闡

揚帝命今欲別搆一殿命名靈德工匠已畢木石咸

具所之者惟上梁文爾上梁文自唐李始元建宮殿上梁之時頌美作室之意

側聞君子負不世之才蘊濟時之略故特奉邀至此

幸為寡人製之即命近侍取白玉之硯撑文犀之管以文犀角為筆管也并鮫綃傳物志云鮫人居水底從水中出寄寓人家賣綃臨去從主索器而泣則淚為之珠滿盤以與之丈許置善文前善文俯首聽命一揮

而就文不加點其辭曰

伏以天壤之間海為最大人物之內神為最靈既

屬香火（燒香燃燭即祠祀祈賽之事也）之依歸可之廟堂之壯麗
是用重營寶殿新揭華名掛龍骨以為濯靈光耀
日緝魚鱗（楚詞云魚鱗屋兮龍堂）而作瓦瑞氣蟠空列明珠
白璧之簾櫳（窗也）接青雀黃龍（青雀畫彩鷁黃龍列　黃龍皆舟名所以壓求神也）
之舸艦瑣窗（以青畫為瑣文而為窗也）啓而海色在戶繞
闢開而雲影臨軒雨順風調鎮南溟八千餘里天
高地厚壽後世億萬斯年通江漢之朝宗（禹貢江漢朝宗
于海註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江漢奔趨於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受溪湖之獻納
天吳紫鳳（天吳水神山海經云天吳虎身人面八手八足八尾青黃色紫鳳丹穴山有之
五色而彡彡紫杜詩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裋褐）紛紜而到鬼國羅剎（鬼卒也有
牛頭馬面之狀）次第而來巋（音規）然若魯靈光（殿名魯恭王所建後漢王

文考賦序云巋然獨存註高大堅固貌 美哉如漢景福 殿名漢當作魏魏明帝所

建何叔平賦首句大哉惟魏註大哉歎美之辭 控 引也制也 蠻荊 荊州之南古蠻地也 而

引甌越 甌有東西甌越之別種即今閩中地是也此一句王勃滕王閣序文 永壯宏

覘呌閶闔 天門名 而呈琅玕 石之似珠者也韓詩排雲呌閶闔披腹呈琅玕

宜興善頌遂爲短唱助擧脩梁

抛 猶置也 梁東方丈蓬萊 三神山在東海中周回三萬里樓臺皆以金玉珠玕

飾之樹葉花實入食之不老 指顧中笑看扶桑 東方朔十洲記云碧海中有樹

長數千丈一千餘圍兩幹同根相依是以名扶桑淮南子曰日出暘谷谷下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

明也 三百尺金雞啼罷日輪紅 桃都山有樹曰桃都樹枝相去三千里上

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樹則天雞鳴而天下雞隨而鳴

抛梁西弱水 禹貢弱水既西註柳宗元曰西海之山有水散渙無力不能芥故名弱水

流沙在沙州西其沙隨風流行故名之路不遠後夜子夜也瑤池王母降神仙通鑑云西王母太陰之精天帝之女人身虎首豹尾蓬頭沿崑崙西北隅列子云周穆王駕八駿升崑崙遂賓西王母王母觴於瑤池一雙青鳥漢武故事云人首鳥身三夜青而飛武帝時從西方來問東方朔曰此鳥西王母使者王母欲來有頃西王母果至青鳥挾侍也向人啼

抛梁南巨浸韓詩巨浸連空闊言大水也漫漫萬族瀰要識封疆寬幾許大鵬莊子云北溟有魚其名為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海運則徙於南溟飛盡水如藍

抛梁北衆星絢音縣文貌爛環宸極北辰天之樞也遙瞻何處是中原一髮青山浮翠色

抛梁上乘龍夜去陪天仗袖中奏罷一封書盡與

蒼生除禍瘴瘴本作障禍障卄佛語魔障與障之類

抛梁下水族紛綸承德化淸曉頻聞賀拜聲江神乃江水之神文選江賦奇相得道於江故居江爲神河伯廣記云馮夷服八石藥得水仙人面魚身抱朴子云馮夷八月上庚日渡海溺死天帝署爲河伯或謂之三河伯九江神也朝靈駕

伏願上梁之後萬族歸仁百靈御德珠宮貝闕楚辭紫貝闕兮珠宮註紫貝南海甲虫有文者也應天上之三光日月星也袞衣袞龍衣也繡裳備人間之五福洪範九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是也謹罷進呈廣利六喜卜日落成落即始也宮室成而祭之曰落左傳願與諸侯落之發復請東西北三海請其王赴慶宸之會翌日三神東海廣淵王西海廣德王北海廣澤王也皆至從者千乘萬騎神鼓毒磨音信

大蛤也能運氣炭空中作樓閣之形踼躍後先長鯨大者數千里[illegible][illegible]成雷[illegible]亦[illegible][illegible]
大鯤奔馳左右魚頭鬼面之卒執旌旄而擁弓戟者
又不知其幾多也是日廣利頂通天之冠諸侯三冠以通天犀
飾如唐憲宗通天御帶之類御絳紗之袍東碧王之主帝王諸齋典五冊岳
公執桓圭是也趍迎於門其禮甚肅三神亦各戴其冠冕嚴
其劍珮威儀極儼恪儼正也恪敬也禮記曰儼威嚴恪但所服之袍
各隨其方而色不同焉叙暄涼畢暄燠也凉冷也謂叙慰冷燠之苦也
揖讓而坐普文亦以白衣坐於殿角方欲與三神叙
禮忽東海廣淵王座後有一從臣鐵冠而長鬣者鬣鬚
左傳楚子享公使長鬣者相又也[illegible]謂濃鬚下垂至帶婦長鬣者號赤鱓公唐以鯉與李同
音號鯉為赤鱓公鱓音禪躍出廣利前而請曰今茲貴殿落成將

為三王而設斯會雖江漢之長川澤之君咸不得預席其禮可謂嚴矣彼白衣而末坐者為何人斯乃敢於此唐突也（唐突或作搪揬觸犯也）廣利曰此乃潮陽秀士余君善文也吾搆靈德殿成請其作上梁文故留之在此爾廣淵遽言曰文士在座汝烏得多言姑退赤鯶公乃緳然而下已而酒進樂作有美女二十人搖明璫（琉耳環）曳輕裾於筵前舞凌波之隊歌凌波之詞曰

（唐玄宗夢一女來言妾凌波池中龍女願賜一曲帝覺而作凌波詞）

若有人（猶言如是人也指水神而言）兮波之中折楊柳兮拂芙蓉振瑤環兮瓊珮璆（音求本作球玉磬也）鏘鳴兮玲瓏衣翩翩兮（飛貌）若驚鴻身矯矯兮（輕舉貌）如游龍蹔塵生兮

羅襪（全用洛神賦句）斜日照兮芳容蹇（偃蹇也）獨立兮西復東羌（發語端猶乃也）可遇兮不可從忽飄然而長往御泠泠之輕風（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舞竟復有歌童四十輩倚新粧飄香袖於庭下舞採蓮之隊歌採蓮之曲曰（二十四曲之一高賢曰秦川唱採蓮令競渡船唱齊梲引當是也）

桂棹（櫂也任昉述異記云木蘭樹名多生潯陽江上魯般刻以為舟）兮蘭舟泛泛波光兮遠遊捐予玦兮別浦（玦如環而小有缺者戰裁決之義楚辭捐余玦兮澧浦）解予珮兮芳洲（芳草所生之處也）波搖搖兮舟不定折荷花兮斷荷柄露何為兮沾裳風何為兮吹鬢棹歌（引棹而歌也）起兮緑袖揮翡翠散兮（說文赤羽曰翡青羽曰翠）

又雄曰翡雌曰翠兮鴛鴦飛鴛鴦文禽也似鳧而毛有文彩雌雄未嘗相離張蓮
葉兮爲蓋緝藕絲兮爲衣藕蓮根於翁詩細腰美人藕絲裳言白衍之精
細也日欲落兮風更急微烟生兮淡月出早歸來兮
難久留對芳華兮樂不可以終極列女傳陶各子妻曰樂極哀生
二舞既畢然後擊靈鼉之鼓鼉似蜥蜴其皮堅厚冒鼓則聲聞百里吹
玉龍之笛衆樂畢陳觥籌柳子序飲當飲者舉籌又韓愈文罰籌蝟毛交
錯於是東西北三神共捧一觥致善文前曰吾等辭
處遐陬不聞典禮今日之會獲覩盛儀而又幸遇大
君子在座光彩倍增願爲一詩以記之使流傳於龍
宮水府抑亦一勝事也不知可乎善文不敢辭遂獻
水府慶會詩二十韻

帝德乾坤大神功嶺海安瀾宮開棟宇水路息波

瀾列爵公侯伯子男也唐以王亦爵也四海神皆封為王王侯貴分符[illegible]

虎符銅符之類地界寬威靈闡赫奕事業保全完南[illegible]

通奏炎方南方屬火故稱炎方永授官登堂朝玉帛諸侯朝王以五

玉三帛為贄設宴會衣冠鳳舞三簷蓋凡蓋皆三層故三簷龍[illegible]

七寶簇車璩璃瑚琥珀瑪瑙火齊良玉真珠為七寶傳書雙鯉躍[illegible]

荷澤得鯉腹中有素書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扶輦手

文鼇列子云渤海東有三山無連着隨波往還仙聖毒之訴于上帝帝使巨鼇十五戴之王

母調金鼎天妃捧玉盤宋興化府莆人都巡檢林愿之女生而神靈言人禍

福歿後鄉人立廟於湄州嶼宣化中路允迪使高麗在海風作諸船皆覆獨允迪所乘船神降於[illegible]

遂獲安元天監中加封天妃今旅順口亦有天妃天杯凝紅琥珀李長吉詩琉璃鍾琥[illegible]

珀濃神拂碧琅玕座上湘靈舞顥將錦瑟彈湘靈主亮女舞瑟錢起湘靈鼓瑟詩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曲終漢女至帊把翠旗着漢女列仙傳云江妃也二女出遊於江漢之濵逢鄭交甫解佩與之翠旂翠鳳旂杜詩金支翠旗光有瑞露遙珠落祥烟繞畫欄屛開雲母瑩本草有五色雲母合之石銀也齋養水晶寒共飲三危露三危在雍州之域呂氏春秋云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山谷詩蘭香滋九畹露味挹三危同餐九轉丹九轉謂九遍煉丹也良辰宜酩酊醉貌甚樂事稱盤桓逗留之貌異味竟嘗吉靈光照肺肝渾如到兜率三十三天第一天日兜率天也又似夢邯鄲開元中呂翁經邯鄲有盧生者同邸主人旁蒸黃粱盧生具言生世困厄翁取囊中通中枕授之曰枕此當榮如願生但記身適枕穴中未幾登第出入將相五十年榮盛無比忽欠伸而寤呂翁在傍黃粱尚未熟矣獻酢陪高會歌呼得盡懽題詩傳

勝事春色滿毫端

請進座間大悅已而日落咸池（日落處即濛氾）月生東谷諸神大醉傾扶而出各歸其國車馬騈闐（衆盛貌）之聲猶逾時不絕明日廣利特設一宴以謝善文宴罷以玻瓈盤（玉盤也）盛照夜之珠十（搜神記云隋侯見大蛇之傷治之後蛇含珠報之光照百里也）通天之犀二（博物志云角中有一脉氣直貫上下者謂之通天犀照之雞則驚為之恐退）為潤筆之資（古人請人述世德者必有人事謂之潤筆鄭譯拜國公高熲戲曰筆乾譯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文何以潤筆）復命二使送之還郡善文到家携所得於波斯（西域國名）寶肆鬻焉獲財億萬計遂為富族後亦不以功名為意棄家求道徧遊名山不知所終

三山福地志

元自實山東人也本朝合兗青之地為山東道生而質鈍不通詩書家頗豐殖貲財生殖也以田莊為業田中廬舍曰莊同里有繆君者繆氏宋繆公之後除得閩中一官閩南越別種蠻也蠻人分七種故云七閩也缺少路費於自實處假銀二百兩自實以鄉黨相處之厚不問其文券如數貸之至正末山東大亂元史賊人劉福通起兵陷山東自實為羣盜所劫家計一空時陳有定據守福建七閩頗安自實乃挈妻子由海道趨福州將訪繆君而投托焉至則繆君果在有定幕下當道用事威權隆重門戶赫奕自實大喜然而患難之餘跋涉道途草行曰跋水行曰涉衣裳藍縷敝衣也容貌憔悴未敢

遷見也乃於城中僦（僦 借也）屋安頓（頓 止也）其妻孥甚劬（倦也）
其冠服卜日而往適值繆壽之出拜於馬首初似不
相識及叙鄉井通姓名方始認識即延之入堂待以
賓主之禮良久啜（飲也）茶而罷明日再往酒果三杯而
已落落（不相入也）無顧念之意亦不言銀兩之事（償還）
家旅羈荒涼妻孥怨詈曰汝萬里投人所幹何事今
為三杯薄酒所賣即便不出一言吾等何所望也自
實不得已又明日再往訪焉則似已厭之矣自責方
欲啓口繆君遽曰向者求借路費銘心不忘但一官
蕭條俸入微薄故人遠至豈敢辜恩（辜 孤同 負也 李陵書 陵雖辜恩
漢亦負德）望之文券付還則當如數陸續（連續也）酬納也自

實悚然曰與君共同鄉里自少交契深密承命周急補不足也素無文券今日何以出此言也繆君正色曰文券誠有之但恐兵火之後君失之耳然券之有無某亦不較惟望寬其程限使得致力焉自實唯唯而出憐其言辭矯矯詐也妄負德若此羝羊觸藩羝牡羊也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進退維谷詩桑柔篇人亦有言進退維谷註谷窮也半月之後自實登其門惟以溫言接之終無一錢之惠展轉推托遂及半年市中有一小庵自實往繆君之居適當其中路每於門下憩息庵主軒轅翁者有道之士也自實其往來頻數與之敘話因而情熟時值季冬已迫新歲自實窮居無聊賴也無所聊賴也詣繆君之居拜且泣曰新正

在邇妻子飢寒憂之一錢無儲粟不向者録一兩今不敢求但願捐斗水而活涸轍之枯莊周貸粟於監河侯侯曰吾將得邑金貸汝周曰昨來中道見轍中鮒魚呼曰豈無升斗之水而活我乎周曰待決西江水而活汝鮒魚曰索我於枯魚之肆下壼飱而救翳桑之餓中山君亡走有一人挈戈隨之曰父餓且死君下壼飱食之故來死耳左宣二年初趙宣子盾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美食之此則設入之賜也伏壁隣之問之哀之恤之遂匍匐伏地也又曰手足并行也於地繆君扶之起屈指計日之數而告之曰更及一旬當是除夕歲除之夕君可於家享待吾分祿米二石及錢二定元食貨法錢十貫曰一定令人馳送於宅以為過歲之資幸勿以小為怍且又毋三丁寧無用他出以俟之自寶感謝而退歸以繆君之言慰其

妻子至日擧家懸望自實端坐於床令稚子於里門

覘窺也之頃吏奔入曰有人負米至矣急出候焉則趍

其廬而不顧自實猶謂來入不識其家趍往問之則

曰張員外之餽餉也周禮註進食於尊者曰餽舘賓者也黙然而返

頃之稚子又入告曰有人攜錢來矣急出迓焉則謁

其門而不入再往扣之則曰李縣令之贐贈行者曰贐遊

客者也憮然而憊失意貌如是者凡數度至晚竟絶影

響明日歲旦契友爲所誤糶米束薪俱不及辦妻子

相向而哭自實不勝其憤陰礪白刃坐而待旦雞鳴

鼓絶逕投繆君之門將候其出而刺之刺音赤刺之也是時

震方未啓道無行人惟小庵中燈熒熒方明燈誦經

當門而坐見自實前行有奇形異狀之鬼數十輩從
之或握刀劍或執椎鑿披頭露體勢甚凶惡一飯之
頃則自實復回有金冠玉珮之士一百餘人隨之或擎
幢蓋或執旌旛和容婉色意甚安閑軒轅翁叵測叵不
可也謂不可測量也謂其已死矣誦經已罷急往訪之則自實
固無恙憂也一說蟲入腹食人心古者草居多被此毒故相問無恙乎神異經云北方有獸曰㺊黃帝殺之由是無憂謂之無恙坐定之軒轅翁問曰今日之晨子將奚
適何所去之忽忽而回之緩緩也願得一聞自實不
敢隱具言繆君之不義令我狼狽獸名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狽
亦狼屬無前足附狼而行俗稱事之猝變曰狼狽今早實礪霜刃於懷將往
殺之以快意及至其門忽自思曰彼實得罪於吾妻

子何尤焉且又有老母在堂今若殺之其家何所依寧人負我毋我負人也遂隱忍而歸耳軒轅翁聞之稽首而賀曰吾子將有後祿神明已知之矣自實問其故翁曰子一念之惡而凶鬼至一念之善而福神臨如影之隨形如聲之應響固知暗室之內造次之間不可萌心而為惡不可造罪而損德也因具言其所見而慰撫之且以錢米必許周其急然而自實終鬱鬱不樂至晚自投於三神山下（即九仙烏石越王三山皆在福州城內陳秉軒詩城裏三山古越都相望樓閣接蓬壺指此山也）八角井中（地理不載今詳文意井在城中者三而白龜井在府西南烏石山下素稱靈秘疑即此井甃成八角而俗號為八角井也）其水忽然開闢兩岸皆石壁如削中有狹徑僅通行復自

實椆壁而行將數百步壁盡路窮出一衖(吉巷字)口則
天地明朗日月照臨儼然別一世界也見大宮殿金
書其楣曰三山福地自實瞻仰而入長廊書靜古殿
烟消絳祠四顧閴(古覓切靜也)無人蹤惟聞鐘磬之聲隱
隱於雲外飢餒頗甚行不能前困卧石壇之側忽一
道士曳青霞之裾振明月之佩至前呼起之笑而問
曰翰林識旅遊滋味乎自實拱而對曰旅遊滋味則
盡是矣翰林之稱一何誤乎道士曰子不憶草西蕃
詔(西蕃即西夷古吐蕃也詔照也天子以令為詔如日照臨)於興聖殿乎自實曰
某山東鄙人布衣賤士生歲四十目不知書平日未
嘗遊覽京國何有草詔之說乎道士曰子應為飢火

出佛語飢者心熱眼生火光遍渴虚空身在火中是心火人性所惱不暇記前事耳巧於袖中出梨棗數枚令食之曰此謂交梨火棗也真誥云交梨火棗飛騰仙藥腦中荊棘不除交梨火棗不生註荊棘喻物欲梨棗喻真元食之當知過去未來事自實食訖惺然明悟因記為學主時草西蕃詔於大都興聖殿側元太祖克燕京世祖四年遷都於此九年改名大都如昨日焉遂請於道士曰某前世造何罪而今受此報耶道士曰子亦無罪但在職之時以文學自高不肯汲引後進故今世令君愚懵愚闇也而不識字以驕傲自尊不肯接納游士故今世令君漂泊而無所依耳自實因指當世達官而問之則曰某人為丞相而貪饕音刀濫也舜時有饕餮四凶之一不止賄賂公行財曰當受

何報道士曰彼乃無厭鬼王地下有十爐以鑄其横財(非理也)今亦福滿矣當受幽囚之禍又問曰某人為平章而不戰(禁止也)軍士殺害良民異日當受何報道士曰彼乃多殺王有陰兵三百皆銅頭鐵額輔之以助其虐今亦命衰矣當受剄截之殃又問某人為監司(爾政廉訪使)而刑罰不振某人為郡守而賦役不均某人為宣慰不聞所宣之何事某人為經略不聞所略之何方然則當受何報也道士曰此等皆已桎械(在手曰梏在頸曰械)加其身縲絏(縲索繫罪人之具也)繫其頸腐肉織骨待截餘魂何足筭也自實因舉繆君眉債之事道士曰彼乃王將軍之庫子財物豈得妄動耶道士因言示

出三年世運變革大禍將至甚可畏也汝宜擇地而居否則恐預池魚之殃東魏杜弼檄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廣韻註池魚人名非是池魚與林木對說作句謂城門救火其殃必及池中之魚也自實乞指避兵之地道士曰福清可矣又曰不若福寧福清福寧皆福州屬縣也言訖謂自實曰汝此到久家人懸望今可歸矣自實告以無路道士指一徑令其去遂再拜而別行二里許於山後得一穴出到家則已半月矣念舊妻子遷往福寧村中貇耕土也田治園而居揮钁大鋤也之際鋒鍬作聲獲瘞埋也銀四錠元人以金銀五兩十兩作餅號為錠音正家遂稍康寧後張氏奪印元史云張士信奪取元丞相所掌符印拘殺之達丞相被拘大軍臨城陳平章遣擄至正末平章陳有定據其餘官吏

多不保其首領（左傳宋繆公曰得保首領而殁）而繆君為王將軍者所殺家貲皆歸之焉以歲月計之僅及三載而道士之言悉驗矣

華亭逢故人記

松江（古會稽郡今南京）士人有全賈二子者皆富有文學豪放自得嗜酒落魄（無檢束之意）不拘小節每以游俠自任（漢宣紀任俠註言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是也）至正末張氏據有浙西松江為屬郡二子來往其間大言雄辯旁若無人豪門巨族望風承接惟恐居後全有詩曰

華髮衝冠感二毛（斑白毛也）西風涼透鷫鸘袍（鷫鸘西方神鳥五色西京雜記云司馬相如與卓文君還成都著鷫鸘裘貰酒為歡）仰天不敢長噓

氣化作虹霓萬丈高禮曰虹蝀曰霓叶音臬俗音倪

賈亦有詩曰

四海干戈未息肩左傳子駟請息肩於晉謂觧擔暇逸也書生豈合

老林泉袖中一把龍泉劍或云龍淵以龍淵水淬之能堅利故名事具照芳記

樓撐柱東南半壁天半壁猶言半畔向漢司馬相如傳家徒四壁立言壁齊以障陽四面今天下分裂羣雄各據方隅東南之吳猶半壁之天也

其詩大率音律祭也大類是入盖信其自負吳元年大明高皇帝初建國號爲吳吳元年即至正二十五年也國兵圍姑蘇未幾張士誠鹽泰州僭稱成王攻陷姑蘇請降元詔爲太尉七年復返吳兵圍姑蘇士誠聚其族于齊雲樓舉火焚之自縊不死遂就禽姑蘇即蘇州州有姑蘇山故名上洋即上海縣入鐵鶴臯起兵

接張氏二子自以嚴莊尚讓爲比嚴莊初爲安祿山掌書後爲御

吏大夫及廣平王之伐也莊妻許含護諸營曰寧
欲降乃約莊陽鐵易莊降蒙司農卿尚讓黃巢齊東
為衛天大將軍後與唐杖策登門鄧禹傳杖策見及
陳景瑜戰不利乃降漢李膺傳士有
彼其容接者參其謀議遂陷嘉興等郡未幾師潰民
謂之登龍門逃
其上皆赴水死洪武高皇帝改國號曰四年華亭士
日遺大明改元洪武
人石若虛有故出近郊素與二子友善忽遇之於途
隨行僮僕數人氣象宛如平昔邀謂若虛曰石君無
恙乎若虛忘其已死與之揖讓班荆班布也左傳聲
子遇伍舉於郊
班荆而坐於野談論逾時全忽慨然長歎曰諸葛長
與食
民有言貧賤長思富貴富貴復履危機此語非確論
苟慕富貴危機豈能避諸葛長民晉人劉裕誅劉毅
長民謀欲為亂猶豫未決既
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復履危機今日欲為丹
徒布衣豈可得也晉張載嘗作確論言堅確一定之

論也世間寧有楊州鶴耶廣記有客各言所志或願為楊州刺史或願腰纏十萬貫或願願乘鶴上天一人云願腰纏十萬貫乘鶴上楊州蓋盡兼三人之願也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此出桓溫傳劉黑闥既立為漢東王劉黑闥貝州漳南人唐武德四年范願高雅賢謀反卜所主劉氏言謂黑闥以告黑闥在家鉏菜見雅賢吉仍殺牛饗士乃起兵後為諸葛德威所敗罵曰狗輩須我臨死乃云我幸在家鉏菜為高雅賢輩所誤至此陋哉斯言是以發千古一笑也賈曰黑闥何足道如漢之田橫橫自立為齊王及漢高祖得天下與其徒入海島高祖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誅橫與客二人詣洛陽未至三十里客曰橫始與漢帝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橫乃為亡虜而北面事之恥已甚矣自剄而死高祖以王禮葬之二客自剄下從之在海島者尚五百人聞橫死亦皆自殺唐之李密密齊人夫憲京說翟讓起兵唐高祖以書召之密自恃兵強欲為盟主復書曰同心戮力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

豈不感耽唐祖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不迫畢辭推奬乃使人推爲盟主密喜後兵敗入關高祖使人勞迎密喜謂其徒曰吾功不藏實證豈不以台司處我及至拜光祿卿封邢公亦可謂鐵中錚錚者也漢光武謂徐宣曰卿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也橫始與漢祖俱南面稱孤恥更稱臣遁居海島可以死矣乃臨於大王小侯之語行至東都而死密之起兵唐祖以書賀之推爲盟主及兵敗入關乃望以台司三公上應三台故丞相府稱台司見處其無知識如此大丈夫死即死矣何忍向人喉下取氣耶夫韓信言佐漢定天下後與陳豨謀反事覺夷三族建炎漢之業漢用火德故曰炎漢卒受誅夷劉文靜啓晉陽之祚文靜與宮監裴寂謀弘化留守李淵起兵晉陽後文靜自以材能與裴寂遠甚而寂居右意不平遂有隙後文靜妾失寵其兄上變告下吏臨刑撫膺歎曰烏盡弓藏果然終加戮辱彼之功臣

尚爾於他人何有哉全曰駱賓王佐李敬業起兵檄武氏之惡及兵敗也復能優游靈隱咏桂子天香之句檄徵兵之文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詩李敬業勳之孫貶為柳州司馬起兵謀誅諸武駱賓王檄其罪畧曰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試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后見之矍然曰誰為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失人唐宋詩話宋之問遊靈隱寺月夜行吟曰鷲嶺欝岧嶢龍宮鎖寂寥有老僧曰夜深不寐甚苦何耶之問答曰欲留題此寺而興思不屬試吟之聯僧曰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愕然遂續吟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引泉遥霜薄花更發冰輕葉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明日訪之已不復見之問詰之寺僧答曰此駱賓王也當敬業之敗賓王逃將帥恐失大魁因求貌類者函首以獻黄巢擾亂唐室罪不容誅至於事敗乃剃髮被緇逃遁蹤跡題詩云鐵衣着盡着僧衣黄巢曹州冤句人也乾符二年與羣賊王仙芝叛陷東都唐遣高駢討之巢甥王言斬巢首乃降羅大經

鶴林玉露云昔黃巢敗績之後脫身自免髡髮爲僧題詩自贊有鐵衣着盡着僧衣之句陶穀五代亂記載黃巢遁免後祝髮爲浮屠有詩云三十年前山上龍鐵衣着盡着僧衣天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闌看落暉近世王仲言亦信之筆于揮麈錄殊不知此乃以元微之贈度師詩竄易齊裂合二爲一元集可攷也其一云四十年前馬上飛功名藏盡擁僧衣石榴圖下橋生處獨自闌行獨自歸其二曰三品思明三突圖鐵衣施盡納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閒凭闌干望落暉若二人着身爲言惡而終能脫禍可謂智術之深矣曹公笑曰審如此吾在亭當愧之矣全邊曰故人在座不必閒論他事徒增傷感爾因解所御綠裘令僕於近村質酒而飲酒至數巡若虛請於二子曰二公平日篇什播在人口今日之會可無佳製以記之乎於是篋詩思移時全詩先成即吟曰

幾年兵火接天涯白骨叢聚也中度歲華杜宇有寃能泣血杜宇一名杜鵑一名子規一名謝豹一名巧婦一名蜀魄蒙字記黃帝子昌意封其支庶於蜀始稱王自名蚕叢次柏灌次魚鳬後王曰杜宇制以鼈靈死而其尸泝注至岷山下見杜宇自以德不如鼈靈禪位仍亾去化爲怨鳥自呼曰不如歸蜀入聞其鳴曰我望帝也啼則口吻有血鄧攸無子可傳家鄧攸字伯道永嘉末石勒之亂與其妻負擔其兒及弟之子纔而度不能兩全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乃棄其子而去攸終無子時人曰天道無知使伯道卒而無嗣當時自託遼東豕漢朱浮與彭寵書曰伯通自伐功高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焉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功論於朝廷則遼東豕也伯通寵之字也今日翻成井底鼃馬援謂隗囂曰子陽井底鼃耳子陽公孫述字註言述志識褊狹如埳井之蛙一片春光誰是主野花開滿蒺藜沙蒺藜草名子有三角刺人宋人始作鐵蒺藜中者十踣七八自是競為兵備凡經戰之場遍沙

皆有鐵蒺藜故戰場謂之蒺藜沙

賈繼吟曰

漠漠荒郊鳥倦飛人民城郭嘆都非愁纏病骨何須葬血汚游魂不得歸麥飯無人作寒食謝枋得書云捧麥飯洒太母之陵蓋寒食麥飯洒墳恐非古俗又以禮月令春食麥自冬至後至清明凡一百五日以龍忌之禁禁火故云寒食後漢周擧為并州刺史俗以介子推焚死之故每冬中輙一月寒食莫敢烟炊擧為革之綈袍有淚哭斜暉綈袍厚繒袍也范睢傳睢從須賈如齊還賈讒睢於魏相齊之折脅摺齒卷以簀睢入秦為相及賈之使秦也睢陽為傭見賈賈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以綈袍與之睢入丞相府召賈以莝豆馬食之曰所以得不死者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生存零落皆如此惟恨平生雅素也志違

吟已若虛駭曰二公平日吟咏極其豪宕放也今日之

作何其哀傷之過與嘻詩昔大不類耶二人相顧無語但悄然音峭長嘯數聲頓覺酒罄音敬盡也告別而去行及十數步間無所見若虛大驚始悟其死久矣但見林梢烟暝嶺首日沉鳥啼鵲噪於叢薄之間而已木曰叢草曰薄急投前村酒家訪其所以取質酒之裘視之則觸手紛紛而碎若蝶翅之摶音丹飛翔貌風焉若虛借宿酒家明早急回其後再不敢經由是路矣

金鳳釵記

大德中元武宗年號楊州今南京富人吳防禦宋武官職居春風樓側與宦族崔君為鄰交契甚厚崔有子曰興哥防禦亦有女曰興娘俱在襁褓負兒衣也衣曰襁藉曰褓崔君因求女

為興哥婦防禦許之以金鳳釵（以金縷為鳳形）一隻爲約既而崔君游宦遠方凡一十五載并無一字相聞女處閨闈十九矣其母謂防禦曰崔家郎君一去十五載不通音耗（即息耗也漢董仲舒曰察天下之息耗註息耗善惡也）興娘長成矣不可執守前言令其挫（捐也）失時節也防禦曰吾已許吾故人矣況誠約已定吾豈食言者也（註湯誓曰朕不食言註言已出而反吞之也左傳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食言多矣能無肥乎）女亦望生不至因而感疾沉綿枕席半歲而終父母哭之慟臨斂母持金鳳釵撫尸而泣曰此汝夫家物也今汝已矣吾留此安用遂簪於其髻而殯焉殯之兩月而崔生至防禦延接之訪問其故則曰父為宣德府（今北京）

理官（如今各府推官）而李母亦先逝數年矣今已服除故不
遠千里而至此防禦下淚曰興娘薄命爲念君故得
疾於兩月前飮恨而終今已殯之矣因引生入室至
其靈几前焚楮錢以告之（古者祭必用幣後世易幣而用楮錢）舉家號
慟防禦謂生曰郎君父母既沒道途又遠今既來此
可便於吾家宿食故人之子即吾子也勿以興娘沒
故自同外人即令搬挈行李（搬運也移也李理也說文行李之李字古文使
字之誤也今人誤以行裝通稱行李）於門側小齋安泊（止也）將及半月時
值清明（節三月）防禦以女新沒之故舉家上冢興娘有
妹曰慶娘年十七矣是日亦同往惟留生在家看守
至暮而歸天已曛黑（曛日入餘光也）生於門左迎接有轎二

垂簾轎已入後轎至生前似有物墮地鏗鏘作聲生
候其過急往拾之乃金鳳釵一隻也欲納還於內則
中門已闔不可得而入矣遂還小齋明燭獨坐自念
婚事不成隻身孤苦單跡入門亦非久計長嘆數聲
方欲就枕忽聞剝啄扣門聲剝啄剝啄木聲韓退之詩剝剝啄啄有客至門
問之則不答不問則又扣如是者三度乃啓閤視之
則一美姝音姝美女也立於門外見戶開遽搴裙而入生
大驚女低容斂氣向生細語曰郎不識妾耶妾即興
娘之婢慶娘爾向者投釵轎下郎拾得否即挽生就
寢生以其父待之厚辭曰不敢非之甚確至于再三
女忽頩爾怒曰頩宋玉賦頩薄怒而自持普不可犯于頩縹色貌吾父以子

姪之禮待汝置汝門下汝乃於深夜誘我至此將欲何為我將訴之於父訟汝于官必不捨汝矣生懼不得已而從焉至曉乃去自是暮隱而入朝隱而出往來於門側小齋凡及一月有半一夕謂生曰妾處深閨君居外館今日之事幸而無人知覺誠恐好事多魔（元人以供佛為好事佛氏以魔為外道不能降伏諸魔則覺悟反為魔道所誤魔者鬼之多忌者也）佳期易阻（與佳人期也楚辭曰與佳期兮夕張）一旦聲跡彰露親庭罪責閉籠而鎖鸚鵡（能言鳥金眼翠頂碧羽紅尾好事者養於雕籠白樂天詩應似朱門歌舞妓深藏牢閉後房中）打鴨而驚鴛鴦（宋呂士隆知宣州好笞官妓適杭州得一妓喜之郡妓有小過欲笞之妓曰不敢辭罪恐杭妓不安隆乃捨之梅聖俞詩曰莫打鴨打鴨驚鴛鴦）在妾固所甘心於君誠恐累德甚矣若先事而發潛匿而逃

史記藺相如奉璧入秦秦王負約乃使從者衣褐懷璧從徑道亡歸趙欲逃故懷璧喻之一或毋願棄村或藏蹤異郡庶得優游偕老不復賢也辛讎也生廣然其計曰君言亦有理吾方思之因自念零丁孤立無助貌孤弟兄之親知鮮也欲逃亡竟將焉往晉閔參言有舊僕金榮者信義人也居鎮江呂城今屬京口城在丹陽縣吳呂蒙所築以耕種為業今往投之庶不我拒至明夜五鼓五更漏鼓也與其妻輕裝而出買船過瓜洲揚子江渡奔丹陽訪于村氓果有金榮者家甚殷盛也富見為本村保正生大喜直造其門至則初不相識也生言其父姓名爵里及己乳名兒名也方始記認則設位而哭其主持生而拜於座曰此吾家郎君也生具告以故乃虛正

堂而處之事之如事舅姑衣食之需供給甚至生處

榮家將及一年女告生曰始也懼父母之責故與君

爲卓氏之逃卓氏蜀富人卓王孫之長女名文君司馬相如與臨卬令王吉善王孫聞令有貴客爲具召之時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歸成都家徒四壁文後相如將聘茂陵女文君作白頭吟蓋出於不獲已也今則舊穀既沒新穀既

登歲月如流已及朞矣且愛子之心人皆有之今而

自歸喜於再見必不我罪況父母生之恩莫大焉豈

有終絶之理盍何不也往見之乎生從其言與之渡江

入城將及其家謂生曰妾逃竄一年今遽與君同往

或恐逢彼之怒君宜先往覘之妾艤整舟向岸也舟於此

以俟臨行復呼生回以金鳳釵授之曰如或疑拒當

出此以示之可也生至門防禦聞之欣然出見又致謝曰日昨顧待不周（至也）致君不安其所而有他適老夫之罪也幸勿見㭬生拜伏在地不敢仰視但稱死罪口不絶聲防禦曰有何罪過遽出此言顧賜開陳釋我疑慮生乃作而言曰曩者（猶前日也）房推事密見女情多負不義之名（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踰墻相從者女之不義也）犯私通之律不告而娶竊負而逃（孟子曰舜不告而娶又曰瞽瞍殺人則舜竊負而逃）竄伏村墟遷延歲月音容久阻書問莫傳情雖篤於夫妻恩敢忘乎父母今則謹携令愛同此歸寧（詩葛覃歸寧父母註寧安也歸而問安也）伏望察其深情恕其重罪（推己及人為恕即寛宥之意也）使得終能偕老永遂于飛（左傳太史過卜陳完曰鳳凰于飛和鳴鏘

銷大人有溺愛之恩小子有宜家之樂詩曰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是所望也惟冀其憫焉防禦聞之驚曰吾女臥病在床
今及一歲饘粥稀曰饘稠曰粥不進轉側須人豈有是事耶
生謂其恐為門戶之辱故飾詞以拒之乃曰目今猶言即今慶娘在於舟中可令人舁對舉也取之來防禦雖不
信然且令家僮馳往視之至則無所見方詰怒崔生
責其妖妄生於袖中出金鳳釵以進防禦見始大驚
曰此吾亡女興娘殉葬之物也殉以物後葬也胡為而至此
哉疑惑之際慶娘忽於床上欻然而起直至堂前拜
其父曰興娘不幸早辭嚴侍遠棄荒郊然與崔家郎
君緣分未斷緣分佛經有十界十因之語凡人過去生界心未除故必於現在生結為夫婦

（以續前因如追償宿債東坡詩云舊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今之來也其意亦無他特欲以愛妹慶娘續其婚爾如所請肯從則病患當即痊除（痊病愈也）不用妾言命盡此矣舉家驚駭視其身則慶娘而言辭舉止則興娘也父詰之曰汝旣死矣安得復於人世為此亂惑也對曰妾之死也冥司（佛經所謂地府）以妾無罪不復拘禁得隸后土夫人（隸屬也后土夫人共工氏之子曰后土是謂勾龍氏即地祇也或謂之冨媼也）帳下掌傳箋奏妾以世緣未盡故特給假一年來與崔郎了此一段因緣爾父聞其語切乃許之即斂容拜謝又與崔生執手歔欷為別且曰父母許我矣汝好做嬌客慎無以新人而忘故人也言訖慟哭而仆于地視之死矣急

以湯藥灌之移時乃甦（古蘇字更生也）疾病已去行動如常問其前事并不知之殆如夢覺遂涓吉（擇吉日也）續崔生之婚生感興娘之情以釵貨于市得鈔二十定（錠五十両為一定）盡買香燭楮幣齎詣瓊花觀（一名唐昌觀在揚川城東觀中有瓊花一名玉蕋花）命道士建醮三晝夜以報之（醮道家祠天祈福之祭名也）復見夢於生曰蒙君薦拔尚有餘情雖隔幽明實深感佩小妹柔和宜善視之生驚悼而覺從此遂絕嗚呼異哉

聯芳樓記

吳郡富室有姓薛者至正初居于閶闔門外（即蘇州城西郭門也）以糶米（賣米也）為業有二女長曰蘭英次曰蕙英皆

聰明秀麗能為詩賦遂於宅後建一樓以處之名曰蘭蕙聯芳之樓適承天寺僧雪窗善以水墨寫蘭蕙乃以粉塗四壁邀其繪畫於上登之者藹然如入春風之室矣二女日夕於間吟咏不輟有詩數百首號聯芳集好事者往往傳誦時會稽楊鐵崖製西湖竹枝曲（楊鐵崖元人名維楨元之不仕寓居杭州鐵冶嶺號鐵崖作西湖竹枝曲其畧曰蘓小門前花滿株蘓公堤上女當坮南官北史須到此江南西湖天下無此類凡十章與茆山張貞居苕溪劉九成爲唱和交）和者百餘家鏤版書肆二女見之笑曰西湖有竹枝曲東吳獨無竹枝曲乎乃效其體作蘓臺竹枝曲十章曰

姑蘓臺上月團團（吳越春秋闔閭就山起臺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下有百花洲）

姑蘇臺下水潺潺月落西邊有時出水流東去幾時還○館娃宮中麋鹿遊館娃宮在蘇州吳人以美女為娃以西施得名

西施去泛五湖舟香魂玉骨歸何處不及真娘葬虎丘真娘吳中樂妓墓在虎丘山下寺中李商隱白樂天皆有詩

○虎丘山上塔層層夜靜分明見佛燈約伴燒香寺中去自將釵釧施山僧釵婦人岐笄也釧穿臂環也

○門泊東吳萬里船烏啼月落水如烟寒山寺裏鍾聲早漁火江楓惱客眠寒山寺在蘇州吳縣西用唐張繼楓橋夜泊詩

○洞庭金柑三寸黃杜詩曰三寸黄柑猶自青笠澤銀魚一尺長笠澤一名吳江一名松江銀魚今人呼為秋鱠東南佳味人知少玉食無由進尚方尚方即御府也

○菰芽抽笋楝花開楝花爾雅高丈餘葉密如槐而尖三四月間開花紅紫色

宗如小鈴俗謂苦鈴子亦名金鈴子唐詩二十四番花信風楝花風乃其終也不見河豚石首來河豚石首俱出崑山河豚無鰓觸之則怒氣滿腹肝與卵食之必殺人石首魚頭中有小石故名石首其腹中膘可作膠也早起腥風滿城市郎從海口販鮮回○楊柳青青楊柳黃青黃變色過年光妾似柳絲易憔悴郎如柳絮太顛狂○翡翠雙飛不待呼鴛鴦并宿幾曾孤生憎寶帶橋頭水寶帶橋在蘇州西南半入吳江半太湖○一緺音瓜青綬也鳳髻綠於雲八字牙梳白似銀赫胥氏始造二十四齒梳後世雜以象牙其形如八字故曰八字梳如漢武宮中歸八字眉之類斜倚朱欄翹首立往來多少斷腸人○百尺高樓倚碧天欄干曲曲畫屏連儂家自有蘇臺曲不去西湖唱採蓮

他作亦皆稱是其才可知矣鐵崖見其禀手寫二詩於後曰

錦江在成都府南蜀人濯錦鮮明故名只說薛濤牋濤蜀妓有才色牋松花牋吳郡今傳蘭蕙篇文采風流知有自連珠合璧照華筵漢律曆志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難弟難兄并有名英英端不讓瓊瓊薛瓊瓊唐明皇宮人與其妹英英俱善彈箏書生崔懷寶贈瓊瓊詩曰平生無所願願作樂中箏得近佳人纖手子砑羅裙上放嬌聲瓊瓊與懷寶逃去好將筆底春風句譜作瑤箏絃上聲

由是名播遠邇咸以為班姬蔡女班姬漢成帝婕妤能文蔡女漢蔡邕女名琰號文姬能通經史又能知音復出易安淑真而下不論也易安姓李趙林子明誠之妻後再適張汝舟有集淑真姓朱工於詩作斷腸詩又作斷腸詞劉後村選其詩集傳於

世其樓下瞰官河瞰視也官河在閶闔門外舟楫皆經過焉崑山有鄭生者亦甲族崑山蘇州屬縣甲族猶甲第之類言門閥高也其父與薛素厚乃令生興販於郡至則泊舟樓下依薛為主薛以其父之故待以通家子弟往來無間也生以青年氣韻溫和性質俊雅夏月於船首澡浴澡洗也二女於窓隙窺見之以荔芰一雙投下生雖會其意然仰視飛甍峻宇縹緲於霄漢自非身具羽翼莫能至也既而更深漏靜月墮河傾萬籟俱寂萬籟萬物之有竅者也莊子有天籟地籟人籟之說企立船舷如有所俟忽聞樓窓啞然有聲顧眄之頃則二女以鞦韆絨索垂一竹兠絨索絲繩也竹兠竹轎也墜於其前生乃乘之而上既見喜極不能言相攜入

寢畫繾綣之意焉長女口占（口占隱度也）一詩贈生曰

玉砌雕欄花兩枝相逢恰是未開時嬌姿未慣風和雨分付東君好護持（東君楚詞東皇太一是也或云太皞司春之神也）

次女亦吟曰

寶篆烟消燭影低（寶篆香爐也）枕屏搖動鎮幃犀（開元中交趾進犀角以金盤置於殿中煖氣襲人此乃辟寒犀也杜牧之詩虎睛珠絡褓金盤犀鎮帷東坡詞夜風搖動鎮帷犀）風流好似魚遊水纔過東來又向西

至曉復乘之而下自是無夕而不會二女吟咏頗多不能盡記生耻無以答一夕見案間有剡溪玉葉牋（剡溪在嵊縣溪上多藤紙剡皮為紙其精者為玉葉牋）遂濡筆題一詩於上曰

誤入蓬山頂上來芙蓉芍藥兩邊開此身得似偷香蝶遊戲花叢日幾迴

二女得詩喜甚藏之篋笥已而就寢生復索其吟咏長女即唱曰

連理枝頭并蔕花 戰國時韓憑為宋康王舍人其妻何氏美王欲之使憑築青陵臺而望之何氏作詩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自高飛羅當奈何遂自縊憑亦死王怒令埋之兩冢相望經宿忽見有梓木生二冢上根交于下枝連其上有元央棲其枝青陵臺今在開封府封丘縣

明珠無價玉無瑕 明珠蚌珠也瑕玉之玷也

次女續曰

合歡幸得逢簫史 古詩云客從遠方宋遺我一端綺文采雙元央裁為合歡被簫史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白鶴孔雀穆公一弄玉亦好吹簫公乃妻焉教弄玉作鳳鳴積數十年

鳳凰来集一朝隨鳳而去後人名其臺曰鳳女臺乘興難同訪戴家昔王子猷大雪忽憶戴安道在剡中乘小舟請之既造門不見而返或問之子猷曰乘興而来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與安道名逵

長女又續曰

羅襪生塵魂蕩漾瑶釵墜枕髩鬖髿

次女結之曰

他時漏泄春消息不悔今宵一念差楊妃外傳妃子恐由此一念又墮下界陸放翁詩曰過去生中差一念

遂足成律詩一篇又一夕中夜之後生忽悵然曰我本羈旅托跡門下今日之事尊人同知一旦事跡彰聞恩情間阻則樂昌之鏡或恐從此而遂分古今詩話陳太

子舍人徐德言尚後主叔寶之妹樂昌公主陳衰謂其妻曰國破汝必入權豪之家倘情緣未盡尚冀相見乃破鏡分其半約曰正月望日賣於成都市後其妻果爲楊素所得德言至成都市有蒼頭賣半鏡德言出半合之具言其故仍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餘明月輝公主見之泣涕不食素知之乃還其妻公主爲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信作人難

延平之劍不知何時而再合也

張華傳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要煥共宿登樓仰觀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即補煥豐城令到縣掘獄果得雙劍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送一遺華華曰干將莫邪可復至否於天生神物終當復合及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持劍經延平津劍躍墜水中使人沒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沒者悵而返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延平津今名劍津

因哽咽泣下二女曰妾之鄙陋自知甚明久處閨閫粗通經史非不知鑽究之可醜

孟子曰鑽穴隙相窺踰垣相從則國人皆賤之矣

韞櫝之可佳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

沽之哉我待価者也然而秋月春花每傷虛度雲情水性失於自持曩者偷窺宋玉之墻宋玉好色賦天下之美者莫若楚楚之美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女登墻窺臣三年至今未許自獻卞和之璧感君不棄楚人卞和荊山崑谷中得一玉璞以進楚文王王使玉工視之曰石也刖左足武王立又進之王曰昔欺我先君今復欺我刖右足和泣於荊山之下及成王立又進之王疑之使玉工琢之果美玉也封和為陽陵侯和不受特賜脩從雖六禮之未行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諒一言之已定方欲同權袵席袵席臥席也永奉衣巾奈何遽出此言自生疑阻鄭君鄭君妾雖女子計之審矣他日機事彰聞親庭譴責若從妾所請則終奉箕帚於君家箕帚婦人竈臼之用單父人呂公相漢高帝曰臣相人多矣無如季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如不遂所圖則求我於黃泉之下必不再

登他門也生聞此言不勝感激赤幾而生之父以書督生還家女之父見其盤桓不去（盤桓難進之貌）亦頗疑之一日登樓於篋中得生所爲詩大駭然事已如此無可奈何顧生亦少年標致（猶特秀也）門戶亦正相敵乃以書抵生之父喻其意生父如其所請仍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問名納采贅以爲壻（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贅言男附女家也贅音毳）是時生年二十有二長女年二十幼女年十八矣吳下人多知之或傳之爲掌記云（掌書記之人）

令狐生冥夢錄

令狐譔者（令狐姓畢公高之後魏顆封於令狐因以爲氏）剛直之士也生而不信神靈傲誕自得有言及鬼神變化幽冥果報之

事（果報佛經疏曰善惡有業曰果曰業受生曰報）必大言折之所居隣近有

一烏老者家貲巨富貪求不止敢為不義凶惡著聞一夕病卒卒之三日而再甦人問其故則曰吾殁之後家人廣為佛事多焚楮幣（古人祭必用幣後世以紙錢代幣謂楮幣）冥官喜之因是得還誤聞之尤甚之不忿（忿即噴言甚怒吐噴也今吏典供詞多有不忿語杜詩不分桃花紅勝錦分字忿同）曰始吾謂世間貪官汚吏受賄曲法富者納賄而得全（以貨贖罪曰贖）貧者無貲而蒙罪豈意冥府乃更甚焉因賦詩曰

一陌金錢便返魂（一陌唐用陌錢法陌即百也又云八十為一陌也）公私

隨處可通門鬼神有德開生路日月無光照覆盆（李白詩願借羲皇景為人照覆盆抱朴子云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貧者何緣蒙

佛力冥家容易受天恩早知善惡都無報多積黃
金遺子孫 漢韋賢傳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
詩成朗吟數過 朗吟高吟也 是夜明燭獨坐忽有二鬼使
狀貌獰惡徑至其前曰 徑直也 地府奉追 奉追謂奉命追也 譔大
驚方欲辭避一人執其衣一人挽其帶驅迫出門足
不履地須臾已至見大官府若世間臺省之狀二使
將譔入門遙望殿上有王者被冕據案而坐二使挾
譔伏於階下上殿致命曰奉命追令狐譔已至即聞
王者厲聲曰既讀儒書不知自檢敢為狂辭誣衊官
府合付犁舌獄 誣欺也犁舌獄拘侮法之人以舌犁耕以苦之 遂有鬼卒數
人卒捽令去 捽持頭髮也 譔大懼攀挽檻楯不得去 楯亦檻也

俄而檻折乃大呼曰令狐譔入間儒士無罪受刑皇
天有知乞賜昭鑑見殿上有一緑袍秉笏者號稱明
法稟於王曰此人好許許放發入之陰私也遽爾加罪必不肯
伏不若令其供責所犯明正其罪當無詞也供進也逞罪入
自進之詞也王曰善乃有一吏操紙筆置於譔前逼其供
狀譔固稱無罪不知所供忽聞殿上曰汝言無罪所
謂一陌金錢便返魂公私隨處可通門譁所作也譔
始大悟即下筆大書以供曰
伏以混淪二氣混淪猶混沌也二氣指陰陽也初分天地之形高
下三才天地人謂之三才不列鬼神之數降自中古始聲
多端夏殷以降謂之中古聲亦始也焚燒幣帛以通神誦經文以諂

佛諸識也於是名山大澤咸有靈焉古廟叢祠亦多主者盖以聳垕昏墊叢祠草木之神祠也墊陷溺也衆顓冥頑或長惡以不悛冥愚冥也頑左傳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悛改也或行凶而自恣以陵凌弱恃富欺貧上不孝於君親下不睦於宗黨貪財悖義見利忘恩天門高而九重莫知楚詞註天門九重地府深而十殿是列立剉燒舂磨之獄地府十殿佛經秦廣王殿管刀山地獄初江王殿管鑊湯地獄宋帝王殿管寒水地獄五官王殿管劍樹地獄閻羅王殿管拔舌地獄變成王殿管毒蛇地獄泰山王殿管剉碓地獄平等王殿管鉅解地獄都市王殿管鐵床地獄轉輪王殿管黑闇地獄剉剸也截也具輪廻報應之科佛經一切衆生十習未除故出入二界沉淪苦海乃於身死之日隨緣受形往復輪廻萬劫不息使為善者勸而益勤為惡者懲而知戒可謂去

之至審道之至公然而威令所行既前瞻而後仰
聰明所及及小察而大遺貧者入獄而受殃富者
轉經而免罪佛經云凡人爲死者供佛轉經雖有宿世罪案得生天堂唐燕仁欽嘗讀
金剛經然恃其豪富恣意宰殺一日暴死地府將驅入刀山獄以其曾受金剛經功德延壽五十年
乃還放惟取傷弓之鳥朴詩傷弓鳥雀飢黃山谷詩心如傷鳥怯虛彈戰罷策曰
傷弓之鳥聞弦而下毋漏吞舟之魚漢刑法志網漏吞舟之魚蓋喻失刑也賞
罰之條不宜如是至如誤者三生賊士佛經過去未來現在
爲三生一介窮儒左枝右梧項籍傳諸將莫敢枝梧註小柱爲枝斜柱爲梧
謂管救也未免兒啼女哭東塗西抹亂曰塗長曰抹盧同詩塗抹詩書如
若鳴不救命蹇時乖偶以不平而鳴退之送孟郊序物不得平則鳴
遷獲多言之咎悔噬臍而莫及左莊公六年若不早圖後君噬臍言

悔無
及也恥搖尾而乞憐司馬遷書猛虎在山百獸震
恐及在陷穽之中搖尾而求食退之書俛首帖耳
搖尾乞憐非我之志今蒙責其罪名逼其狀款批龍鱗批手擊之也唐魏徵傳批其逆鱗韓非傳龍
之為蟲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中有逆鱗徑尺要之則
必殺人探龍頷豈敢求生莊子河上翁家貧其子
溺水得千金之珠翁曰夫千金之珠必在驪龍頷下
能得其珠者必遭其睡也料虎頭編虎鬚固知受禍料理也編緝也莊子孔子曰料
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言止此矣伏乞鑑之

王覽畢批曰批如令
判辭也令狐譔持論頗正難以罪加秉志不回非可威屈今觀所陳實為有理可特放還以彰遺直仍命復追烏老置之于獄復遣二使送譔還家譔懇二使曰僕在人間以儒為業雖聞地獄之事

不以為然今既到此可一觀否二使曰欲觀亦不難
但稟知刑曹錄事耳即引誤循西廊而行別至一廳
文簿山積錄事中坐二使以誤入白錄事以朱筆批
一帖付之其文若篆籀不可識（篆籀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誤出府
門投北行里餘見鐵城巍巍異霧漲天守衛者甚衆
皆牛頭鬼面青體紺髮（紺深青揚赤色也）各執戈戟之屬或
坐或立於門左右二使以批帖示之即放之入見罪
人無數被剝皮刺血剔心剜目（剔解肉也剜剮也）呼呼怨痛
宛轉其間楚毒之聲動地至一處見銅柱二縛男女
二人相上有夜叉以刃剖其腦（夜叉鬼卒頭有二角擧體青色亦有飛天夜叉能為幻術）腸胃流出以沸湯沃之名為洗滌誤問其故

曰此人在世為醫因療此婦之夫遂與婦通已而其夫病卒雖非二人殺之原情定罪與殺同也故受此報又至一處見僧尼裸體諸鬼以牛馬之皮覆之皆成畜類有趦趄未肯就者趦趄行不進也即以鐵鞭擊之流血狼籍雜亂貌誤又問其故曰此徒在世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而乃不守戒律貪饕茹葷食菜曰茹葷菜屬莊子顏回家貧不茹葷數月矣故令化為異類出力以報人爾最後至一處膀曰誤國之門見數十人坐鐵床上身具桎梏足械曰桎手械曰梏以青石為枷壓之二使指一人示誤曰此即宋朝秦檜也謀害忠良江湖雜錄秦檜置岳飛於獄東窗夫婦沈吟妻王氏問何故檜以告王氏曰豈不聞縛虎容易縱虎難檜計乃決飛既冤有僧作詩譏檜有云家住東南第一山檜令誅

卒扬色趄之至一所宮殿派遼僧作決事門作詩僧也問傷人荅曰此地藏殿方決秦檜殺岳飛事須臾數卒引檜至荷鐵枷囚首垢面檜力主和議枉殺岳飛斥逐張浚韓世忠等諸賢馴致亡國迷誤其主故受重罪其餘亦皆歷代誤國之臣也每一朝革命書曰殷革夏命言革改天命也即驅之出令毒虺噬其肉饑鷹啄其髓骨肉糜爛至盡復以神水酒之業風吹之佛經地藏菩薩慈憫一切衆生陷墜地獄受諸苦毒誓願濟渡每至地獄振六環錫杖獄門自開即以神水酒諸受苦衆生曰以業風吹便成形軀仍復本形此輩鏇歷億萬劫儒曰世道曰塵佛曰劫其實即世也不可出世矣譔觀畢求回二使送之至家譔顧謂曰勞君相送無以為報二使笑曰報則不敢望但請君勿更為詩以累我爾譔亦大笑欠伸而覺欠伸呵欠伸引也乃一夢也及旦扣烏老之家而問焉

則於是夜三更逝矣 逝往也言死也

天台訪隱錄

台人徐逸 台州今浙江布政司 粗 小也 通書史以端午日 端午五月五日天中節也 入天台山採藥 山在台州天台縣西道書云是山上應台星周回八百里高三萬八千丈上有瓊樓玉闕碧石樹醴泉仙物畢具 同行數人憩於澗陰中道而返獨逸愛其山明水秀樹木陰翳進不知止且誦孫興公之賦而贊其妙以 興公名綽作天台山賦以示其友范榮期范曰擲地作金石聲 曰赤城霞起而建標 赤城山名入天台者先由赤城山山色皆赤狀如晨霞赤謂之霞城也標木末也言建其高標也 瀑布泉流而界道 瀑布赤山名界道分流也 誠非虛語也更前數里則斜陽在嶺飛鳥投林進無所抵退不及還矣躊躇之間 躊躇不進貌 忽澗水中有巨瓢

流出喜曰此豈有居人乎否則必琳宫梵宇也琳宫道觀梵宇佛寺遂沿澗而行沿從流而下也不里餘至一衕口以巨石為門入數十步則豁然寬敞有居民四五十家衣冠古朴氣質淳厚居田畝屋舍竹户荊扉犬吠雞鳴桑麻掩映儼然一村庄也見逸至驚問曰客何為者焉得而遡吾境逸告以入山採藥失路至此遂相顧不語凛然無延接之意惟一老人衣冠若儒者扶藜而前藜即今落藜草也大而為椆則可以爲杖漢劉向校書天祿閣有老人植藜杖而下自稱太學陶上舍上舍國子監生中選者揖逸而言曰山澤漂險豺狼之所嘷嘷亦狼屬狗足長尾嗥也鮑昭賦風嘷雨嘯魑魅之所遊魑魅人面鬼身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也日又晚矣若固相距是見溺而不援也

（見溺不援見孟子）乃邀還歸其室坐定還起問曰僕生於斯

長於斯遊於斯久矣未聞有此村庄也敢問上舍疊

處而答曰避世之士逃難之人若述往事徒增傷感

耳還固請其故始曰吾自宋朝已卜居於此矣（卜居其

宅居也屈原有卜居篇）還大驚上舍乃具述曰僕生於理宗嘉

熙丁酉之歲（理宗名昀丁酉嘉熙元年）既長寓名太學居掌儀齋

（宋制置太學十齋曰服膺禔身習是守約存心允蹈養正持志率履誠意續置七齋曰觀化貫道務本篤

行謹信時中循理後加置三齋曰節性經德立禮共二十齋）以講周易為衆所推

度宗朝（度宗名禥改名磬）兩冠堂試（國子監稱祭酒廳事曰祭酒堂每歲有業成于

監者司業祭酒試之等堂上于禮部故稱堂試）一登省薦（禮部稱南省宋時侍郎掌試貢士）

方欲立身揚名以顯於世不幸度皇晏駕（天子之崩謂之晏駕）

太后臨朝（太后姓謝氏理宗皇后）北兵（元兵）渡江時事大變嗣君（名顯度宗子四歲即位）改元德祐之歲則挈家逃難於此其餘諸人亦皆同時避難者也年深歲久因遂安焉種田得粟採山得薪鑿井而飲架屋而息寒往暑來日居月諸但見花開為春葉脫為秋（全用陶淵明桃源記一句）不知今日是何朝代是何甲子也遜曰今天子聖神文武（書註大而化之曰聖聖而不可知之曰神英華發外曰文威之可畏曰武）繼元啓運混一華夏（夏明而大也中華文明之地故曰夏）國號大明太歲在閼逢攝提格（古甲子閼逢甲也攝提格寅也）改元洪武之七載也（洪武元年戊申）上舍曰噫吾止知有宋不知有元安知今日為

大明之世也顧容爲我畧陳三代興亡之故使得聞
之邈乃曰宋德祐丙子歲元兵入臨安臨安即杭州高宗南幸遂
以爲都陞爲臨安府德祐二年元伯顔入臨安遷三宮北行三宮遷北三宮謂太后少帝帝
母全皇后也是歲廣王名昰帝㬎兄㬎至元上都降封瀛國公昰即位即位於海
上改元景炎未幾而崩謚端宗益王名昺端宗母弟也端宗崩陸秀
夫等奉昺立于碙州改元祥興繼立爲元兵所迫赴水而死宋祚遂
亡實元朝戊寅之歲也元既併宋奄有南北逮至正
丁未歷甲子一周有半而滅今則
大明肇統洪武萬年之七年也蓋自德祐丙子至今
上下已及一百歲矣上舍聞之不覺流涕已而山空夜
靜萬籟寂然邈宿於其室土床石枕亦甚整潔但神

清骨冷不能成寐企明日殺雞為黍論語子路遇荷蓧丈人殺雞為黍而食之以瓦盆盛松醪飲逕上舍自製金縷詞一闋音決唐李錡妾杜秋娘自製歌其詞曰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須惜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後人因以為歌調闋終也樂一終曰闋前漢樂志葛天八闋歌以侑觴曰侑勸也

夢覺黃粱熟黃粱夢見水宮錄悵人間曲吹別調棋翻新局悵嘆人間歌曲別調如一局碁子翻覆無定之也一片殘山并剩水一片一段也杜詩剩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剩水引江作池殘山假山也喻天地間只是一段剩水殘山而已幾度英雄爭鹿幾度幾番也草之精華者為英獸之將羣者為雄韓信傳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鹿喻君道也註笑到了誰榮誰辱到了語辭白髮書生差耐久差較也猶少許也耐忍也言忍老久存也書生自謂也向林間嘯傲山間窩王弘常携竹簟石枕於林僻處終日偃卧長嘯傲游泉畔綠野飯黃

犢莊子百里奚飯牛詩飯食之也○市朝變遷成陵谷許渾詩求聲橐去市朝變詩十月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問東風舊家燕子飛歸誰屋劉禹錫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蓋詩意金陵懷古作也王謝王導謝安也晉之名族風流冠于江左今皆廢亾只有舊時堂前之燕飛入于百姓之室矣詩話多言王謝烏衣國事非是蓋陶生感懷托問東風以舊家梁燕今歸誰屋追傷之亦詩嗜鳥詠屋之意也前度劉郎今尚在劉禹錫元和十四年自朗州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詩曰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再謫十四年復入為主客郎重遊玄都觀桃花蕩然無復一樹唯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題詩曰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玄都觀喻朝廷道士喻宰相執權者桃花菜花并喻前後新進之人始之謫去復召也朝廷宰執一番新進後之謫去再召也亦一番他新進以此托物寓懷蓋陶生以劉郎自況追感國亾而已尚存也不帶着花之福楊萬里詩

年年不帶着花福蓋陶生自言逃世入山為時宰薦辟也着花雖曰福而宗云禍也不但皃

麥燕葵盈目皃葵菜名似葵而葉小燕麥即瞿麥一名大菊也卄云皃麥燕葵宇必誤

也蓋陶生曰逸始聞宋亡仍想故都為遷借用劉說羊胛光陰容易過胛音甲肉[illegible]

間唐書北狄骨利居翰海上晝長夜短日入時烹羊胛纔熟東方已明嘆浮生待是

何時是莊子其生也若浮宋人詩謀生待是何時是赤老偷閑方是閑樽有酒且

相屬蘓東坡赤壁賦舉匏樽而相屬

歌罷復與追話前宋舊事亹亹不厭亹亹不倦之意乃言寶

祐丙辰親策進士文天祥卷在四而理皇易為舉首

文元祥廬陵人仕宋為小保封信國公號文山被執至燕京見殺元學士王磐詩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宋亡忠臣無慮數十餘人而此其優者也賈似道當國造第于葛

嶺賈似道理宗賈貴妃之兄當國用事嘗於葛嶺起第以為宴遊之所時襄陽朝夕且降似道坐於旹

嶺取宮人娼妃有美色者淫樂縱遊葛嶺在杭州西湖上曰葛仙得名當時有朝中無

宰相湖上有平章之句一宗室任嶺南縣令獻孔雀

二孔雀文禽羅州山中多有之畔着尾短無金翠雄者五年成大尾棲亦擇置尾之地士入取尾者持刀於叢篁之間伺過忽斷其尾回顧見之則金翠無光彩矣置之園中見其馴擾

可愛即除其人為本郡守襄陽之圍襄陽府名今隸湖廣布政司

呂文煥募人以蠟書告急於朝咸亨四年元兵來圍襄陽文煥守城六年捍禦備至蠟書告急於朝似道雖廹高達等赴援道不通達等不用命文煥乃降募購賞廣求也蠟書書奏辭蔵之蠟丸中使敵人搜索不疑且防其濕於水也其人懇於似道曰襄陽之圍

六年矣易子而食折骸而爨左宣十五年宋華元夜登子反床以病告曰弊邑易子而食折骸而爨亾在朝夕而師相方且鋪張太平迷惑主聽

一旦虜馬飲江家國傾覆師相亦安得久有此富貴

耶遂扼吭而死吭咽也謝堂乃太后之姪理宗皇后謝氏姪子也殷富無比嘗夜宴客設水晶簾燒沉香火以徑尺碼碯盤盛大珠四顆碼碯寶石也大珠照夜珠光照一室不用燈燭優人獻誦樂語優人伶人也樂語猶今致語之辭有黃金七寶酒甕重千數斤即於座上賜之不吝謝后臨朝夢天傾東南一人擎之力若不勝蹶而復起者三已而一日墜地傍有一人捧之而奔覺而徧訪于朝得二人焉厥狀極肖肖似也擎天者文天祥捧日者陸秀夫也遂不次用之陸秀夫楚州鹽城人端宗崩羣臣皆欲散去秀夫白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奉衛王昺共立為帝及厓山之敗知事不濟乃先驅妻子下海即負帝舟中請講大學江萬里去國江萬里南康都昌人度宗朝為右丞相以直見忤賈似道上疏乞辭不允後寓居饒州扁其室曰止

永亭及城陷遂赴水死都民送之郭外者以千計攀轅不忍舍去城門既闔皆宿于野賈似道出督御白銀鎧即今水銀甲真珠馬鞍千里馬二一駄督府之印猶今都督府也一戴制書并隨軍賞格制書皇帝宣命之書猶今勅書隨軍賞格軍門行賞條格以黃帕覆之都民罷市而觀出師之盛未之有也又論當時諸臣曰陳宜中謀而不斷陳宜中溫州永嘉人端宗即位為左丞相奉帝航海及茂灣之敗宜中之占城求兵遂不復還家鉉翁節而不通家鉉翁眉州以仕宋孝恭帝為樞密院事以使祈如元被拘聞宋亡不食元世祖授官不受教授河間成宗朝放還錫金帛又不受張世傑勇而不果張世傑涿州范陽人少從張柔仕元犯罪奔宋為少保厓山之敗世傑奉楊太后脫去欲求趙氏立之遇颶風仰天呼曰天不存趙祀則風覆吾舟遂覆李庭芝智而不達李庭芝隨州人仕宋制置兩淮首應勤王宋亡不屈阿朮殺之揚州民皆慟哭如喪

歌其最優者文天祥乎如是者凡數百言皆歷歷可聽是夕退又寫馬明旦告歸上舍復為吉風一篇以餞行曰祖而舍軷飲酒其側曰餞漢臨江王傳黃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祭以為行神也

建炎南渡多翻覆宋高宗名構初封康王質子北元徽欽北狩構南奔渡江至應天府即位改元建炎晉元紀童謠曰五馬南渡一馬化為龍泥馬逃来御黃屋康王南敗元人後悔追之路憊崔府君廟困倦假寐忽有人唱云速起上馬追兵至矣康王告以無馬其人曰已備馬矣幸疾速加鞭康王起而環顧眾猶一馬跳身上馬一晝夜行七百餘里馬僵不進下覘則乃崔府君廟中泥馬也黃屋漢高紀註天子車蓋以黃繒為蓋裏也盡將舊物付他人後漢史論曰世祖能光復舊物莊子云天下大物高宗付天下於胡元而無復有過河之志詩意及之江南自作龜茲國龜茲國在西夷齊穆提婆曰假使國家盡

失黃河以南猶可作龜茲國可憐行酒兩青衣金粘罕逼徽欽二帝著以青衣北行晉紀劉聰虜懷愍二帝著青衣軍前行酒宋命雍與人語及國亦取晉出帝紀示之其言竟驗萬恨千愁誰得知五國城中寒月照五國城在三萬衛北一千里徽宗葬於此一云徽宗崩於均州士人焚尸置石坑中以為燈油先是徽宗隨術士林靈素遊月宮見宋太祖與金太祖奉天帝勑圍棋賭天下宋祖不勝甚有憂色又遇張天覺言陛下向五國城忍寒受飢云時天覺死已數年矣黃龍塞上朔風吹黃龍塞契丹府名在漠北近女真地朔風北風也朔蘇也萬物歸根而復蘇也東窓計就通和好東窓秦檜秦名檜力主和議鄂王賜死蘄王老岳飛湯陰人志存恢復嘗以畫忠報國四字涅背高宗賜精忠旂大業垂成秦檜恐和議不遂搆罪殺之後追封鄂王諡武穆韓世忠延安人大破金人為中興名將不主和議以忤秦檜解職家居跨驢遊於西湖追封蘄王諡忠武酒中不見劉四廂劉錡成紀人建炎間為四廂兵馬使婁捷大功威著南北虜使館部高驛

與其副飲酒其副不肯飲呵之曰酒中安得有劉四廟何不飲之湖上須尋宋五

嫂宋五嫂即六嫂西湖竹枝詞高宗從杭時宋大嫂之魚羹於湖上張雨詩光堯內禪罷言兵一

觀御舟湖上行東京隣舍宋大嫂就船猶得進魚羹累世內禪罷言兵孝宗光宗

寧宗三世皆受內禪八十餘年稱太平度皇晏駕弓劍遠漢郊

祀志黃帝鑄鼎湖上鼎成有龍垂鬍髯下迎帝乃騎升天墮其弓百姓抱弓而號因名曰烏號又史紀

黃帝葬於喬山空棺無尸惟劍舄在焉賈相出師笳鼓驚笳鼓軍中樂曹景宗

詩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誰家避世逃空谷西望端門捧頭

哭天子殿南門謂之端門毀車殺馬斷來蹤後漢馮良為尉迎督郵慨然恥

在縣役因毀車殺馬裂衣冠遁去東坡詩殺人毀車從此逝子來何處問行藏鑿井耕田

聊自足南隣北舍自成婚遺風彷彿朱陳村朱陳村在

徐州豐縣民俗淳質一村惟朱陳兩姓每世為婚姻東坡詩何年顧陸丹青手畫作朱陳嫁娶圖

不向城中供賦役只從屋底長兒孫喜君涉險來相訪問舊頻扶九節杖漢武帝登少室山見一女子以九節杖仰指又列仙傳王烈受赤城老人九節杖行地馬不能及杜詩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時移事變太怱怱物是人非愈怊悵感君爲我暫相留野蔌山殽備獻酬蔌菜之總名舍下雞肥何用買床頭酒熟不須篘漉酒也君到人間煩致語今還昇平樂安處暇昇平指 皇明而言也相逢不用苦相疑我輩非仙亦非凡

遂送逸出路口揮袂而別逸沿途每五十步插一竹枝以記之到家數日乃具酒醴攜殽饌率家僮輩賚往訪之則重岡疊嶂不復可尋豐草喬林喬上竦無枝也絕

無蹤跡往来于樵蹊牧逕之間但聞谷鳥悲鳴嶺猿哀嘯而已竟惆悵而歸退念上舍自言生於嘉熙丁酉至今則百有四十歲矣而顔貌不衰言動詳雅止若五六十者豈有道之流歟

滕穆醉遊聚景園記

延祐（元仁宗年號）初永嘉（即今溫州府浙江布政司）滕生名穆年二十六美風調善吟咏（調致也）為衆所推許素聞臨安（即今杭州府）山水之勝思一遊焉甲寅歲科舉之詔興遂以鄉書赴薦（鄉書鄉舉之書也）至則僑居湧金門外（僑居旅寓也湧金門杭州城西門）無日不往来於南北兩山（南高峯北高峯諸山俱在府南北各里許）及湖上諸剎靈隱天竺淨慈寳石之類（湖即西湖在府西周三十

至山川秀發景物華麗自唐以來為東南遊賞勝處西湖十景曰平湖秋月蘇堤春曉斷橋殘雪雷峯落照南屏晚鐘麴院風荷花港觀魚柳浪聞鶯三潭印月兩峯插雲剎寺也靈隱寺在武林山天竺寺有上中下三俱在府城西淨慈寺在西湖上寶石寺以至宗詩西在氣或錢氏所建寶雲寺與寺在錢塘三泉虎跑天龍靈鷲石屋之洞泠泉之亭玉泉在府城西虎跑泉在府西南虎跑寺舊傳僧性空嘗住大慈山無水夢神人曰明日當有水是夜兩虎跑地泉湧故名天龍峯即天目山之東北峯在臨安縣唐時僧法欽至此結庵有獵師告曰此天龍所據願無往忽有素衣若人乃拜於前曰天龍也讓為卓錫之所故名或曰龍山乃天目山之東郭璞東坡皆云龍飛鳳舞者即此一曰天竺山有龍泓洞梅詢詩矯驚淵下龍潛身在靈府靈鷲峯在府西二十里晉時西城僧慧理登此山歎曰此是中天竺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年飛來因名其峯曰飛來一曰鷲嶺石屋洞在塢石山南高峯下冷泉在武林山東坡冷泉詩雲隱寺前天竺後兩間春淙一鷲雲幽澗深林縣崖絕壁足跡殆將徧焉徧周也七月之望於麴院賞蓮因

而宿湖泊黃雷峯塔下（雷峯塔在府城西雷峯嶺上在西湖南皮開吳越王錢氏所建）
是夜月色如晝荷香滿身時聞大魚跳躑於波間宿
鳥飛鳴於岸際（會經林日洒水日病）生已大醉寢不能寐披衣
而起遶堤觀望行至聚景園（在府西五里）信步而入時宋
亡已四十年園中臺館如會芳殿清輝閣翠光亭皆
已頹毀惟瑤津西軒巋然獨存生至軒下凭（與憑同去聲）
欄少憩俄見一美人先行一侍女隨之自外而入風
鬟霧鬢綽約多姿（綽約美貌莊子綽約若處子）望之殆若神仙生
於軒下屏息（閉息也）以觀其所為美人言曰湖山如故
風景不殊但時移世換令人有黍離之悲（詩王風周室東
遷大夫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之作黍離詩）行至園北太湖石畔（太湖石出西

蓬萊詩曰

湖上園亭好重來憶舊遊徵歌徵歌呼妓也李白詩徵歌出洞房調玉樹陳后主荒淫於酒色與幸臣製玉樹後庭花等曲閱舞按梁州閱覽也梁州曲名凉州之俗音樂新曲名曰凉州開元中獻上上問寧王對曰此曲雖美宮離商亂有播遷之禍及祿山亂作乃知寧王審音之妙也徑挾花迎輦池漾柳拂舟昔人皆已沒誰與話風流

去妓選者初見其貌已不能忘之情及聞此許長養不可復禁癢搔癢也有技藝者不能自抑如癢不能存止也宋人詩技癢新會百種啼即於軒下續吟曰

湖上園亭好相逢絕代人嫦娥辭月殿嫦娥或稱姮娥有竊后羿妻羿得不死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奔月遂托身於月織女下天津天[illegible]

來（女星在河北天紀東天女孫也主果蓏絲帛嫁娶之事天津即天河柳宗元文蹈石梁款天津）

領心中意（也領）會渾疑夢裏身願吹鄒子律幽谷發陽春（燕有寒谷五穀不生鄒行製律吹之温氣至種禾黍）

吟已趨出赴之美人亦不驚訝但徐言曰固知郎君在此特來尋訪耳生問其姓名美人曰妾棄人間已久欲自陳叙誠恐驚動郎君一聞此言當其爲鬼亦無懼固問之乃曰芳華姓衛故宋理宗朝宮人也年二十三而殁殯於此園之側今晚因往演福訪賈貴妃蒙延坐久不覺歸遲（演福寺在府城西小麥嶺賈貴妃理宗妃即似道姊也似道之貶也妃拘於演福寺乃死）致令郎君於此久待即命侍女曰翹翹可於舍中取裀席酒果來今夜月色如此郎君又

至不可虛度可便於此賞月也翹翹應命而去須臾擕紫氍毹織毛褥今稱毬韓詩兩廂鋪氍毹設白玉碾花樽碧琉璃盞琉璃本是石出大秦国以自然灰冶之元魏時月支国人鑄為之近世火成者遺法之也醪醴馨香非世所有與生談謔笑詠詞旨清婉復命翹翹歌以侑酒翹翹請歌柳耆卿望海潮詞柳耆卿宋人工於小詞嘗作望海潮詞其詞云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烟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遶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時聽簫鼓吟賞烟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羅鶴林云此詞流播金主亮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謝處厚詩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古愁余謂詞雖牽動長江之愁卒為金主送死之媒未可恨也至於荷桂之香湖山之勝使士大夫流連於歌舞嬉遊遂忘中原是可恨耳美人曰對新

人不宜歌舊曲即於座上自製木蘭花慢一闋命翹
翹歌之曰 木蘭花慢詞名慢者慢聲長唱之謂也古詞中有叙般慢惜餘春慢皆此類也唐王播題木蘭院詩云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初修後人因以為詞
記前朝舊事曾此地會神仙向月地雲階重攜翠
袖來拾花鈿 月地卬月之地雲階隱雲之階花鈿雲谿友議杜陵韋固妻常帖花鈿白樂天詩花鈿委地無人收 繁華總隨流水歎一場春夢杳難圓 東坡詩繁華真一夢山谷詩蔡夢小僧圓圓猶成也 廢港芙蕖滴露斷堤楊
柳搖烟 廢港花港也斷堤蘇堤也此數句嘆往時繁華如一場春夢而今之所存者只荷花楊柳而已其感傷深矣 ○兩峰南北只依然輦路草芊芊 輦路御路也芊芊草盛貌 悵別館離宮烟銷鳳蓋波沒龍舡 離宮天子遊幸宿留之所別館亦同鳳蓋畫鳳之蓋龍舡畫龍之舡隋煬帝造龍舟遊於汴河後世效為之

平生銀屛金屋對漆燈無焰夜如年白樂天詩珠落銀屛遠迤開李白詩金屋貯阿嬌沈彬居有一大樹嘗曰吾死可葬於此及葬穿之乃古塚也其中有古燈臺臺上有漆燈一盞有篆文曰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滅留待沈彬來此數句言山川依舊而宮闕為茂草銀屛金屋無復可見只聞昔墓裏漆燈無焰夜長如年之長

落日牛羊壟上西風燕雀林邊張山樵燕詩說盡興亡誰聽汝不知身已屬西風詩王風日之夕矣羊牛下來此二句言荒墳處於牛羊壟上燕雀林邊煢煢孤魂無所依故其感傷之意至此極矣

歌竟美人潸然涕流貌垂淚生以言慰解仍微辭挑之以觀其意挑挑誘也司馬相如以琴挑之即起謝曰殂謝之人久為塵土若得奉事巾櫛巾櫛梳洗之具乃妾侍之任雖死不朽且郎君適間詩句固已許之矣願吹鄒子之律而一發幽

谷之春也生曰向者之詩率口而出實本無意料
便成語讖（驗也）良久月隱西垣河傾東嶺即命翹翹撤
席美人曰弊居僻陋非郎君之所處只此西軒可也
遂携手而入假寢軒下（假寢即假寐也左宣二年趙盾將朝尚早坐而假寐註不說衣冠而寢也）交會之事一如人間將旦揮涕而別至晝往
訪於園側果有宋宮人衛芳華之墓墓左一小丘即
翹翹所瘞也生感嘆逾時迨暮又赴西軒則美人已
先至矣迎謂生曰日間感君相訪然而妾止卜其夜
未卜其晝（左莊二十二年陳敬完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完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
故不敢奉見數日之後當得無間爾自是無夕而不
會經旬之後白晝亦見生遂携歸所寓安焉已而生

下第東歸美人願隨之去生問翹翹何以不從曰妾既奉侍君子舊也無人留其看守爾生與之同回鄉里見親識給之曰娶於杭郡之良家衆見其舉止溫柔言詞慧利信宜悅之美人處生之室奉長上以禮待婢僕以恩左右隣里俱得其歡心且又勤於治家潔於守己雖中門之外未嘗輕出衆咸賀生得內助荏苒三歲當丁巳年之初秋生又治裝赴浙省鄉試行有日矣美人請於生曰臨安妾鄉也從君至此已閱三秋今願得偕行以覷視翹翹生許諾遂僦舟（僦舟借舟也）同載直抵錢塘僦屋以居至之明日適值七月之望美人謂生曰三年前曾於此夕與君相會今適

當其期欲與君同赴聚景再續舊遊可乎生如其言載酒而往至晚月上東垣蓮開南浦露柳烟篁動搖堤岸宛然昔時之景行至園前則翹翹迎拜於路首曰娘子陪侍郎君遨遊城郭首尾三年已極人間之歡獨不記念舊居乎三人入園至西軒而坐美人忽垂淚而告生曰感君不棄待奉房帷亦遂深歡又當永別生曰何故對曰妾本幽陰之質久踐陽明之世甚非所宜特以與君有夙世之緣故冒犯條律以相從爾今緣盡自當奉辭生驚問曰然則何時對曰止在今夕爾生悽惶不忍美人曰妾非不欲終事君子永奉懽娛然而程命有限不可違越若更遲留須

當獲戾非止有損於妾亦將不利於君豈不見趙娘之事乎陳敬夫兄有妾越娘美貌能詩兄亡敬夫携俱斃越娘故戚都以詩自挑私焉後敬夫與越娘奸律生意稍悟然亦悲傷感愴徹曉不寐及山寺鐘鳴水村雞唱急起與生為別解所御玉指環繫於生之衣帶曰異日見此無忘舊情遂分袂而去然猶頻頻回顧良久始滅生大慟而返翌日具殽醴焚褚鏹於墓下鏹錢貫也即褚錢之鏹也作文以弔之曰

惟靈生而淑美出類超羣禀奇姿於仙聖鍾秀氣於乾坤粲然如花之麗粹然如玉之溫達則天上之金屋窮則路左之荒墳托松楸而共處李白賦松楸骨寒對狐兔之羣奔落花流水斷雨殘雲中原多事

故國無君撫光陰之過隙視日月之奔輪然而精

靈不泯性識長存不必佚少翁之奇術史記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術夜致王夫人夫子自帷中望見焉漢書王夫人作李夫人李夫人早卒帝悼之李少翁致其形帝為作賦漢武故事作竹宮夜張燈燭設帷帳令宮女歌舞李夫人還輕而歿不得就視焉

自能返倩女之芳魂清河張鎰季女倩娘鎰嘗許外甥在宙為妻既而傳之欲嫁賓僚之賢者女聞之不悅宙亦深恨赴京師至山郭半夜忽聞有人行聲問之乃倩娘也遂匿於船至蜀凡五年遂與還故既至宙獨先到鎰家謝其事鎰曰吾女病在閨中何其詭說宙曰見在盘中鎰使人驗之果然使者還報室中病女聞而喜起出相迎合為一

體

玉匣驂鸞之扇後漢皇后紀壽器玉匣註玉匣者腰以下以玉為匣至足亦縫以黃金為縷今覩文勢此王匣恐非壽器必是藏扇之匣也班婕好詩紈扇如圓月出自懷上素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烟霧

金泥簇蝶之裙漢書使絶國者皆受金泥璽封註以金為

泥封函思魅不敢干也杜詩花羅封蛺蝶註花羅錦之繡紋也蕤聚也聲泠泠兮環珮香藹藹兮蘭蓀蓀香草芝蘭之類方欲同歡以偕老奈何既合而復分嗟洛妃凌波之襪洛妃伏羲女溺洛水而死遂為洛神曹植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赴王母瑤池之樽即之而無所覩扣之而不復聞悵後會之莫續傷前事之誰論鎖楊柳春風之院閉梨花夜雨之門恩情斷兮天漠漠哀怨結兮雲昏昏音容杳而靡接心緒亂而紛紜謹含哀而奉弔庶有感於斯文嗚呼哀哉

尚饗

從此遂絶矣生獨居旅邸如喪配耦試期既迫亦無心入院惆悵而歸親黨問其故始具述之衆咸歎異

生後終身不娶入雁蕩山採藥（雁蕩山在溫州府雁蕩有二一在樂清縣一在平陽縣五代時僧願齊以為天下名山結茅其間）遂不復還

牡丹燈記

方氏之據浙東也（方氏名谷珍台州人元人起兵據有浙東之地即今浙江杭州等府）每歲元夕（上元之夕即正月十五夜）於明州張燈五夜（明州即今福建寧波府張士誠仍唐舊号為明州府史記漢祠太一以昏時祠列火滿明今人正月十五夜觀燈是其遺事也）傾城士女（漢李延年傳北方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笑傾人城再笑傾人國）皆得縱觀（放意而覌也史記漢高帝縱覌秦皇）至正庚子之歲有喬生者居鎭明嶺下（鎭明嶺在寧波府南宋時郡守李庚更以土增之高數十丈）初喪其耦（配也）鰥居無聊（鰥魚名魚目眾眾不寐故老而無妻者謂之鰥聊賴也無聊言無所聊頼也）不復出遊但倚門佇立而已（佇立延佇而立也）十五夜三更盡

遊人漸稀見一丫(音鴉)鬟(女兒頭上作兩髻故謂之丫鬟也)挑雙頭牡
丹燈前導一美人隨後約年十七八紅裙翠袖婷婷
嫋嫋(婷婷和調貌嫋嫋軟弱貌)迤邐(邐迤同遶回也或曰行步進止也)投西而去
生於月下視之韶顏稚齒真國色也(韶顏少美之顏如春光謂之韶
光韶景之類是也稚齒弱年也國色絕色也如國士國工之類)神魂飄蕩不能自抑
乃尾之而去(尾隨後而去也)或先之或後之行數十步女忽
回顧而微哂曰(哂微笑也)初無桑中之期(詩鄘風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
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衛俗淫乱相竊妻妾故與其所思之人期會如此)乃有月下之遇
(李白詩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坮月下逢)似非偶然也生即趨前揖之
曰弊居咫尺佳人可能回顧否女無難意即呼丫鬟
曰金蓮可挑燈同往也於是金蓮復回生與女攜手

至家極其歡昵近狎也自以為巫山洛浦之遇不是過也宋玉賦楚襄王與宋玉遊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獨有雲氣王問曰此何氣對曰朝雲昔先君嘗遊高臺夢見婦人曰妾巫山之女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又舊傳襄王夢見婦人云我帝之女名瑤姬未嫁而亡封于巫山之臺襄王為立廟曰朝雲巫今在夔州府巫山縣陽臺山下曹植濟洛過神女宓妃作賦事見前篇生問其姓名居址女曰姓符麗卿其字淑芳其名故奉化州判女也奉化州即今寧波府奉化縣州判官名先人既歿家事零替猶廢也既無弟兄仍鮮族黨止妾一身遂與金蓮僑居湖西爾生留之宿態度妖妍詞氣婉媚低幃暱昵同枕甚極歡愛天明辭別而去及暮則又至如是者將半月隣翁疑焉穴壁窺之則見一粉粧髑髏頭骨也莊子援髑髏而枕與生

並坐於燈下大駭明旦詣之秘不肯言隣翁曰嘻子禍矣人乃至盛之純陽鬼乃幽陰之邪穢今子與幽陰之魅同處而不知邪穢之物共宿而不悟一旦真元（真精元氣）耗盡灾眚（亦灾也）来臨惜乎以青春之年而遽為黃壤之客（黃壤後漢趙咨將終告吏使為薄斂内以素棺藉以黃壤註黃土也）可不悲夫生始驚懼備述厥由隣翁曰彼言僑居湖西當往物色之（嚴光傳物色得之註以其形色訪問之）則可知矣生如其教逕投月湖之西（月湖在寧波府治西南）往来於長堤之上（長堤即蘇堤也）高橋之下（高橋宋張俊所戰之地也提橋俱在府治西南）訪於居人詢（問也）於過客并言無有日將夕矣乃入湖心寺（寺在月湖中）以憩行遍東廊復轉西廊廊盡處得一暗室則有旅櫬（棺也）

旅寓棺也之白紙題其上曰故奉化州判符女麗卿之柩
尸在棺曰柩柩前懸一雙頭牡丹燈燈下立一盟音明器女
子盟器禮記喪服小記陳器註從葬盟器也此盟器刻刻人也背上有二字曰金蓮
生見之毛髮盡竪寒粟遍體薄寒中人則粟起於臺東坡詩凍合玉樓寒起
粟奔走出寺不敢回顧是夜借宿鄰翁之家憂怖之
色可掬掬握也隣翁曰玄妙觀在寧波府治東南魏法師故開府
王真人弟子真人修真入道之人符籙召劾鬼神之書自後漢張道陵始其字類古篆
不解可為當今第一汝宜急往求焉明早生詣觀內法
師望見其至驚曰妖氣甚濃何為來此生拜于座下
具述其事法師以朱符二道授之令其一置于門一
懸于榻仍戒不得再往湖心寺生受符而歸如法安

頓自此果不來矣一月有餘往袞繡橋（在寧波府治西南）訪友留飲至醉都忘法師之戒逕取湖心寺路以回將及寺門則見金蓮迎拜于前曰娘子久待何一向（猶言一偏）薄情如是遂與生俱入西廊直抵室中女宛然在坐數之曰妾與君素非相識偶於燈下一見感君之意遂以全體事君暮往朝來於君不薄奈何信妖道士之言遽生疑惑便欲永絶薄倖如是（薄倖猶薄情也杜牧之詩贏得青樓薄倖名）妾恨君深矣今幸得見豈能相捨即握生手至柩前柩忽自開擁之同入隨即閉矣生遂死於柩中鄰翁怪其不歸遠近尋問及至寺中停柩之室見生之衣裾微露於柩外請於寺僧而發之死已久

矣與女之屍俯仰臥於內女貌如生焉寺僧嘆曰此
奉化州判符君之女也已寺卒十七權厝於此厝置也權厝猶殯也誤
舉家赴北竟絕音耗至今十有二年矣不意
作怪也是遂以屍柩及生殯於西門之外後人以集不盡稱謂之殯也
是後雲陰之晝月黑之宵往往見生與女攜手
同行一丫鬟挑雙頭牡丹燈前導遇之者輒得重疾
寒熱交作薦以功德祭以牢醴庶獲痊可否則不起
矣居人大懼競往玄妙觀謁魏法師而訴焉法師曰
吾之符籙止能治其未然今祟神禍也成矣非吾之所
知也聞有鐵冠道人者鐵冠道士之法冠也東坡詩云山人醉後鐵冠落居
四明山頂四明山在寧波府西周回八百里二百八十峯其山顛五峯絕高形如芙蓉唐賀知

章号四明狂客考劾猶鞫問罪人鬼神法術靈驗汝輩宜往求之衆遂至山攀緣藤葛驀猶越也越溪澗直上絶頂果有草庵一所道人凭几而坐方看童子調鶴衆羅拜庵下告以來故道人曰山林隱士旦暮且死烏有奇術君輩過聽矣拒之甚嚴衆曰某本不知盖玄妙魏師所指教爾始釋然曰老夫不下山已六十年小子饒舌饒舌猶多言也傳燈錄曰豐于饒舌也煩吾一行即與童子下山步履輕捷徑至西門外結方丈之壇長老所居曰方丈踞席端坐書符焚之忽見符吏數輩黃巾錦襖金甲雕戈戟頭執皆長丈餘屹勇壯貌立壇下鞠躬請命貌甚虔肅道人曰此間有邪祟爲禍驚擾生民汝輩豈不知耶宜

疾驅之至受命而往不移時以枷鎖押女與生並金蓮俱到鞭箠揮扑流血淋漓道人訶責良久令其供狀將吏以紙筆授之遂各供數百言今錄其略於此

喬生供曰

伏念某喪室鰥居倚門獨立犯在色之戒論語子曰少之時血氣方強戒之在色動多慾之求不能效孫生見兩頭蛇孫叔敖為兒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母問其故對曰聞見兩頭蛇者死向者見之恐去母而死也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母曰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為楚相而決斷乃致如鄭子逢九尾狐而愛憐言有溫婦其名曰紫紫者化為狐山海經青丘之北有狐四足九尾廣記鄭生乘驢入昇平門遇美婦人自言姓氏相與交懽目而率居數歲鄭生調補縣尉將之任至馬嵬為獵狗所殺乃狐也事既莫追悔

將奚及

符女供曰

伏念某青年棄世白晝無隣六魄雖離（抱朴子云人有七魄死則一魄守其骨餘皆淪降）一靈未泯燈前月下逢五百年歡喜冤家（佛氏以五百歲為一大劫以宿緣為冤家改現也夫婦謂之前生業冤楞嚴經云身是冤賊出入輪回法苑珠林云歡喜冤者夫婦情緣未盡之冤西廂記云紅娘俺去佛殿要音沙去來呀正撞著五百年風流業冤）世上民間作千萬人風流話本（風流風韻品流也能擅一世謂之風流話本猶談柄話柄也言說話之本也）迷不知返罪安可逃

金蓮供曰

伏念某殺青為骨（後漢吳祐傳殺青簡註以火炙簡令其汗出取其青寫書謂之

青史此言殺青者借用也言殺青草爲蒭人也染素成胎墳壠埋藏是誰

作俑而用俑從桀木偶人面用機發太似人者面目機發比人具體

而微既有名字之稱可乏精靈之異因而得託豈

敢爲妖

供畢將吏取三道人以巨筆判曰判斷獄之辭

蓋聞大禹鑄鼎而神姦鬼秘莫得逃其形左傳宣三年王

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脳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魑魅魍魎莫能逢

溫嶠燃犀而水府龍宮俱得現其狀晉溫嶠傳牛渚磯深不可

測世言多怪物嶠燃犀角照水見水族奇形異狀夜夢人曰幽明道别何意相及嶠明日患齒而卒

惟幽明之異趣乃詭怪之多端遇之者不利於人

遭之者有害於物故大厲入門而晉景殁大厲惡鬼也左

成十年晉景公殺趙同趙括夢大厲被髮捫膺曰殺余孫不義壞大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
覺召桑田巫巫曰不食而新矣六月甸人獻麥將食脹如廁陷而卒妖豕嗁野而齊
襄殂左莊八年齊襄公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彭生也公怒射之豕人立而嗁公懼墜車傷
足既返無知弑之彭生齊公子也魯桓公在齊也公使彭生拉殺之曰而殺彭生以解魯降禍
為妖興災作孽禽獸之妖亦謂之孽是以九天設斬邪之使
九天四方四維中央也淮南子云皞天陽天赤天朱天成天幽天玄天炎天鈞天是謂九天十
地列罰惡之司十地見上註使魑魅魍魎無以容其奸
淮南子云魑魅狀如三歲小兒赤目長耳美髮孔叢子云水石之怪謂之夔魍魎今之一脚山鬼是
也夜叉羅刹不得肆其暴剠此清平之世坦蕩之
時而乃變幻形軀幻反道相惑也依附草木天陰雨濕之
夜月落參橫之晨趙師雄遊羅浮山醉卧梅樹下但見月落參橫參星名也嘯

于梁而有聲韓子原鬼有嘯于梁從而燭之無見也窺其室而無覩

楊子云高明之家鬼匿其室蠅營狗苟詩小雅營營蒼蠅註營營往來貌苟且也韓子

蠅營狗苟驅去復來羊狠狼貪狼戾也羊性狠狼性貪史記項籍傳宋義曰狠如羊貪如

狼也強不可使也皆斬之疾如飄風烈若猛火喬家子生猶不

悟死何恤焉符氏女死尚貪端生可知矣況金蓮

之性誕假盟器以矯誣惑世誣民違條犯法孤綏

綏而有蕩詩齊風雄狐綏綏註獨行求匹之貌鶉奔奔而無良詩鄘風鶉

之犇犇註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惡貫已盈書泰誓商罪貫盈註貫通也盈滿也罪

名不肯赦也陷人坑從今填滿迷魂陣自此打開道書

云蛾眉陷入坑蟬鬢迷魂陣以喻女色之誤人也燒毀雙明之燈郎牡丹燈也

押赴九幽之獄九幽猶九泉也

判詞已具主者奉行惡惡如律令即見三人悲啼躑躅（行不進貌）為將吏驅捽而去道入拂袖入山明日衆往謝之不復可見止有草廬存焉急往玄妙觀訪魏法師而審之則病瘖（瘖不能言之病也）不能言矣

渭塘奇遇記

至順（元文宗年号）中有王生者本士族子居于金陵（今南京應天府楚成王以其地有王氣以金鎮之故稱金陵秦始皇改為秣陵）貌瑩寒玉（瑩玉色又潔也）神凝秋水姿狀甚美衆以奇俊王家郎稱之年二十未娶有田在松江因往收秋租回舟過渭塘（在常鎮府之境）見一酒肆青旗出於簷外朱欄曲檻縹緲如畫高柳古槐黃葉交墜芙蓉十數株顏色或深或淺紅葩

華也綠水上下相暎白鵝一羣鵝一名舒鴈長脰善鳴好唉蛇故多溪毒處養
此避之游泳其間坐泊舟岸側登肆沽酒而飲斫巨鼇
之觧鼇蟹蟹足鱠細鱗之鱸果則綠橘黃橙橙大於橘皮厚東海人謂
之柚子然而柚皮苦橙皮甘真佳實也東坡詩正是橙黃橘綠時蓮塘之藕蓮根松浚
之栗以花磁盞花磁白器青花文也酌真珠紅酒而飲之肆主
亦富家其女年十八知音識字態度不凡見坐在壚
頻於幕下窺之或出半面或露全體去而復來終莫
能捨坐亦留神注意彼此目成久之楚詞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
目成註睨而相視以成親好之私也已而酒盡出肆怏怏登舟漢韓信傳居常
怏怏註情不滿足如有所失是夜遂夢至肆中入門數重
抵舍後始至女室乃一小軒也軒之前有薔薇架薔薔

出大宛漢張騫使西域得白黑黃三種黑者一名馬乳亦名黑水架下鑿池方圓盈
丈甃以文石甃井甓也文石有文之石漢梅福傳一登文石之陛養金鯽音赤其
中鯽俗呼鯽魚東坡詩金鯽池邊不見君池左右植壽絲檜二株綠陰
婆娑檜松葉柏身性耐寒其材可為舟也婆娑蔭貌靠倚也墻結一翠柏屏屏
下設石假山三峯岌然競秀草則金線繡墩之屬金線
繡墩二草名繡墩本名麥門冬霜露不變色窓間掛一雕花籠籠內
畜一綠鸚鵡見人能言軒下垂小木鶴二隻啣綠香
焚之綫香如縲線之香也案上立一古銅瓶插孔雀尾數莖其
傍設筆硯之類皆極齊楚整齊鮮明架上橫一碧玉簫文
所吹也壁上貼金花牋四幅貼粘置也金花牋紙名楊妃外傳帝與妃子賞
牧丹命李龜年持金花牋賜李白作清平詞題詩于上詩體則效東坡四

時詞字畫則倆趙松雪（趙孟頫號也）不知何人所作也第一幅云

春風吹花落紅畫楊柳陰濃囀百舌（一名反舌能反覆其舌以隨百鳥之音至五月無報二月始鳴周禮百舌有聲謂人在側杜詩百舌來何處重重只報春過時如發口君側有眞人）東家蝴蝶西家飛前歲櫻桃今歲結鞦韆蹴罷鬢髮鬖髿（秋千洹槃經謂之骨索註見聯芳記）粉汗凝香沁綠紗（沁北人以物擲水也）侍女亦知心內事銀瓶汲水煮新茶

第二幅云

芭蕉葉展青鸞尾（芭蕉一名色日有蜜味者謂之甘蕉其莖如絲可績為布交廣人多衣之）萱草花含金鳳嘴（萱忘憂草一名宜男草婦人懷妊佩其花試之輒有驗）一雙乳燕出雕梁數點新荷浮綠水困人天氣

日長晴針線慵拈 拈取物也 午漏遲起向石榴陰畔立 石榴張騫得安石榴來 戲將梅子打鶯兒

第三幅云

鐵馬聲喧風力緊 鐵馬戎馬也防秋征馬之聲也又云鐵馬胡馬也古詩胡馬依北風唐人詩嘶風胡馬識秋來 雲窗夢破鴛鴦冷 元典昔衾也古詩文彩效元元典裁為合歡被 玉爐燒麝有餘香 麝臍有香養生論麝食栢而香為人所逸逐即投岩擧爪剔出其香就縶且死猶保其臍或曰噬臍言其悔也 羅扇撲螢無定影 王建宮詞輕羅小扇撲流螢 洞簫一曲是誰家 上下相通故謂之洞簫 河漢西流月半斜要染纖纖紅指甲金盆夜擣鳳仙花 女子以鳳仙花塗染指甲則如着臙脂

第四幅云

山茶未開梅半吐 注 山茶花有數種寶珠茶石榴茶海榴茶茉莉茶皆紅粉色葉各不同

風動簾旌雪花舞 簾旌簾額綵旃也

金盤冒冷塑狻猊 狻猊獅子也塑為狻猊之形塗以黃金燒香其中或名雪獅又言獸蒙家人詩細合金狻美水流

繡幕圍春護鸚鵡倩也儀人呵筆畫雙眉脂水凝寒上臉遲粧罷扶頭重照鏡鳳釵斜亞瑞香枝 亞歌也瑞香花樹高三四尺花紫香烈宋朝始出於廬山雪裏開花張于湖瑞香花鬬臘後春前別一般梅花枯淡水仙寒

女見圭至與之承迎執手入室極其懽謔會宿於寢雞鳴始覺乃困臥蓬牕底爾 蓬編竹覆舟也 是後歸家無夕而不夢焉一夕見梁上玉簫素女吹之女為吹落梅風數闋 落梅風吹笛曲名李白詩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音調瀏清也亮

響徽雲際一夕文於燈下綉紅羅鞋生剔燈花誤落於上遂成油暈一夕女以紫金碧甸指環贈生鈿與鈿同生鮮水晶雙魚扇墜酬之水晶玻璃之類入火不焚千歲水化為之扇墜指扇懸錘既覺則指環宛然在手扇墜視之無有美生大以為奇遂效元稹體元稹唐詩人字微之與白樂天齊名號元才子稹嘗作崔鶯鶯傳賦會真詩三十韻以記其事詩曰

有美閨房秀謝道韞朗之妹同郡張玄妹適顧氏有齊尼者遊二家曰謝夫人神情散朗有林下之風顧家婦清心玉暎自是閨門之秀天人謫降來風流元有種蕙點更多才礦玉成仙骨調脂作艷肧肧婦孕一月數血也謂之肧胎也腰肢風外柳標格雪中梅合置千金屋李白詩金屋貯阿嬌宜登七寶臺佛經云以七寶莊嚴寶臺妖姿應自許

妙質孰能陪厠也貳也小小乘油壁小小姓蘇杭州名妓善歌舞每乘油

壁車唐人詩油壁香車不再逢油壁車上板屋也真真醉綵灰進士趙顏於畫工處

得軟障畫一美婦顏曰欲得即此婦工曰余神畫此名真真呼其名百日不已必應以百家綵灰和

酒灌之則活顏如其言試之果得美婦踰月生一子其友曰此妖也余有神劍可斬是夕真真泣曰

妾南岳地仙君見疑不可一更留攜其子上軟障障上惟添一子輕塵生洛浦註見上

遠道接天台漢永平中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迷路至一澗水有盃流出中有胡麻

飯一人相謂曰此去人居不遠行一里許至溪上見二女皆絕色喚劉阮姓名曰郎等來何遲因邀

還家以山羊脯胡麻飯食之訖半年乃歸鄉里已七代孫放燕鷰高擡迎入戶

半開菖蒲難見面梁武帝母張氏見菖蒲花光有異侍者皆不見后吞之生武

帝荳蔻易含胎荳蔻花生葉間南人取其大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年尚少而娠身也

杜牧之詩娉娉嫋嫋十三餘荳蔻梢頭二月初不待金屏射隋竇毅女生數歲能讀列

女傳毅曰此女有奇相不可妄與人畫二孔雀於
屛間請求婚者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唐高祖
射中兩目乃妻之何勞玉子栽陽雍伯設義漿饋行者有一人食訖出石子一升與
之曰種此必得好玉又得好婦右北平富室徐氏有女雍伯求娶徐氏戲曰以白璧一雙為幣雍伯至
種石中得五雙為贄徐氏大驚遂妻之偷香渾似賈晉賈充女見韓壽而悅之使婢
通於壽乃與私焉時西域貢異香充聞壽有異香氣疑壽與女私乃考問其婢得其狀遂以女妻之
待月又如崔元稹鶯鶯傳姓崔氏有張生者以琴心挑之相與私寫鶯鶯賦詩曰待月
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後有西廂記簞許秦宮奪箄篦同婦
人首飾秦宮人名後漢梁冀嬖奴私於冀妻孫壽唐李賀秦宮詩鸞篦奪得不還人醉眠氍毹滿堂
月琴從卓氏猜註見金鳳釵記簫聲傳縹緲燭影照緋裀
窓薄涵魚魷魷魚骨通明如玳瑁故婦人以巨魚魷為首飾或用傳窓爐深噴
靡嬿眉橫青黛遠卓文君眉色不加黛如望遠山故後人效為遠山眉髩韓

音隋綠雲堆辮髮貌詩鬒髮如雲杜牧之賦綠雲擾擾梳曉鬟釵玉輕輕製

衫羅窄窄裁文鴛遊浩蕩瑞鳳舞毰毸張羽貌恨積

鮫綃帕鮫綃註見上鶯鶯傳張生詩猩紅濃染鮫綃帕歡傳琥珀盃琥珀松脂

入地一千年化為琥珀或云虎死眼睛入地化為琥珀孤眠憐月姊姮娥也多

忌笑河魁星名李戴仁嘗齋宿其妻欲候之小奴報曰縣君至矣戴仁取百忌曆視之曰

今夜河魁在房不宜房事妻乃慚而返化蝶能通夢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不

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遊蜂浪作媒劉後村蜂媒詩蜜口喧春好信通為花評

品嫁東風香鬚粘得飛英去疑是纏頭利市紅雕闌行共倚繡褥坐相偎

愛也啖蔗逢佳境啖敢同食也蔗藂生似竹取其汁煎之可成餳今人謂之砂餹一名

石蜜晉顧愷之嘗食蔗自尾至本人問之曰漸入佳境留環護異財韋臯嘗於巫峽

遇神女臨別女執一玉指環謂曰此妾嘗翫亦曾捨今當永別寧不相遺顧郎穿指慎勿忘懷至是

鄭曰話藪張景山景山鶯曰此乃巫山神女指上環世人相傳云晉簡文帝李后所得也王生以喻

紫金指環綠陰鶯并宿紫氣劍雙埋註見上良夜聲塵度

芳心未肯摧殘粧猶臂別淚已凝腮溺點何須促

鐘音且莫催峽中行雨過陌上看花回行雨註見牡丹疊記

看花註見天台錄方子能知爾愚夫可語哉多生曾種福

佛語有福田普種之說親得到蓬萊

好事者多傳誦之明歲復往收租再過其處則肆翁

甚喜延之入內生不解意逡巡退貌避辭避堅定翁以

誠告之曰老拙惟一女未曾適人去歲君子於此飲

酒偶有所覩不能定情因遂染疾長眠獨語如醉如

癡餌藥無效昨夕忽語曰明日郎君至矣宜往候之

初以爲妄固未之信今而君子果涉吾地是天假其靈而賜之便也問生娶未又問其門閥氏族門閥家世也史記門閥註明其等曰閥積其功曰閱甚喜即握生手入內室至女所居軒下門窗戶闥則皆夢中所歷也草木臺沼器用什物史記註人家常用之器非一故曰什物又皆夢中所見也女聞生至盛粧而出衣服之麗簪珥耳璫也之富又皆夢中所識也女言去歲自君之去思念切至每夜夢中與君相會不知何故生曰吾夢亦如之女歷敘吹簫之曲脫音晝脫也鞋之事無不脗合者又出水晶雙魚扇墜示生生亦舉紫金碧甸指環以問之彼此大驚以爲神契遂與生爲夫婦于飛而還終以偕老可謂奇遇矣

富貴發跡司志

至正丙戌泰州(州屬揚)士人何友仁為貧窶所迫(窶貧也)而不能聊生因謁城隍祠過東廡(隍城下池有水曰池無水曰隍府州邑立祠以祀之廡堂下周屋也)見一案牓曰富貴發跡司友仁禱於神像之前曰某生世四十有五寒一裘暑一葛朝晡粥飯一二盂(晡申時也盂飯器也寒變之間或謂之盌)初無過用(言長為)之事然而遑遑汲汲(遑遑不暇貌汲汲不休息貌)常有不足之憂冬暖而慈寒年豐而苦饑出無知己之投(知己史記士為知己者死)處無蓄積之守妻孥賤棄(孥子也)鄉黨絕交(五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人為黨也嵇康著絕交之書)困阨艱難無所控(控告也)訴側聞大神主富貴之案掌發跡之權扣之即有聞求之無不獲是以

不避訶責（訶亦責也）冒（犯也）瀆威嚴屏息庭前鞠躬戶下伏
望告以倘來之事（莊子軒冕倘來註適然而來即不期之謂也）喻以未至
之機指示迷塗（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七聖皆迷史記項羽至陰
陵迷失道陶潛辭實迷途其未遠）提携晦跡俾枯魚蒙斗水之活（莊子
鮒魚曰求我於枯魚之肆）因鳥托一枝之安（後漢公孫瓚曰囚鳥投入莊子鷦鳥巢於
深林不過一枝）敢不拜賜深恩仰于洪造（天地之撰曰洪造）如或前
事有定之後路無由大數既而難移薄命終於不過亦
望明彰聲應使得預知禱畢陛伏案幕之下是夜東
西兩廡左右諸曹皆燈燭熒煌人物駢雜惟及于所
禱之司不見一人亦無燈火獨處暗中將及半夜忽
聞呵殿之音（凡官引從之卒大呵後殿所以辟人也又軍行以後衛為殿）初遠漸

近將及廟門諸司判官皆趍出迎之及入紗籠前行
儀衛甚盛府君朝服端簡俗以土地神皆稱府君即春山府君之類也登
正殿而坐判官輩參見既畢參見謁見也皆回局治事局司
曹又司也分發跡司主者齊自殿上而來蓋適從府君朝
天始回爾坐定有判官數人皆幞頭角帶服緋絳色也
綠之衣入户相見各述所理之事曰某縣某户饑荒
二千石近回旱蝗相繼米價倍增隣境閉糴市穀也左傳喜
十五年晉閉之糴野有饑莩莩殍同餓死人也孟子曰民有飢色野有餓殍而乃開
倉以賑之賑濟也但取元價不求厚利又為饘粥以濟
貧乏豪猾者甚衆昨縣神申上於本司申下司行呈上司之文
於府君聞已奏知天庭延壽三紀上帝之庭金縢曰帝庭紀十二年也

賜祿萬鍾矣[鍾六斛四斗]一人曰某村某氏奉姑甚孝其夫在外而姑得重痼[疾也]病醫巫無效乃齋沐焚香祝天願以身代割股以進[股脛本也史記介子推割股以食文公]因遂得愈昨天符[天曹行下之文]行下云某氏孝通天地誠格鬼神令生貴子二人皆食君祿光顯其門終為命婦以褒之[大夫世婦受君命為夫人故曰命婦]府君下於本司今已著其福籍矣[佛經冥府置善惡簿善者入於福籍故種善根者謂福田]一人曰某姓官爵位已崇俸祿亦厚不思報國惟務貪饕受鈔三百定枉法斷公事取銀五百兩非理害良民府君奏於上界即欲加罪緣本人頗有禎福[巳雖無德以先世陰功禎姑享不義之富貴者曰福]故稽[遲也]延數年使罹滅族之禍今早奉命記於惡

薄惟俟時至爾一人曰某鄉某甲有田數十頃而貪
縱無厭務為兼并 奪諸人并有之謂也 鄰田之接壤者欺其勢
孤無援賤價售之 售賞也 又不還其直令其含忿而死
冥府帖本司句攝 句追尋也 攝提也 入獄聞已化身為牛 海鹽
縣戴文者家富性貪病死其鄰人家牛生一黑犢脅下白毛成字曰戴文其子恥之請以物贖去其字但
呼戴文則應數歲方死 抱生鄰家償其所負矣諸人言叙旣畢
發跡司判官忽揚眉盱目 盱張目也 咄嗟長歎 咄亦歎聲 而謂
衆賓曰諸公各守其職各治其事褒善罰惡可謂至
矣然而天地運行之數生靈厄會之期國統漸衰大
難將作雖諸公之善理其奈之何衆問曰何謂也對
曰吾適從府君上朝帝所聞衆聖論將來之事數年

之後兵戎大起巨河之南長江之北合屠戮人民三十餘萬當是時也自非積善累仁忠孝純至者不克免焉豈生靈寡薄當此塗炭乎抑運數已定莫之可逃乎衆皆嚬蹙相顧曰非所知也遂各散去友仁始于案下匍匐而出拜述厥由判官熟視良久命小吏取簿冊至親自檢閱謂友仁曰君後大有福祿非久於貧困者自兹以往當日勝一日脫晦向明矣友仁顧示其詳乃取朱筆大書一十六字以授之曰遇日而康遇月而發遇雲而衰遇電而沒友仁置之於懷再拜辭出行及廟門天色已曙急探懷中則無有矣歸而語於妻子以自慰不數日郡有大姓傅日英者

延之以訓子弟月奉束脩五定論語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註十脡脯也五定鈔五定也家遂稍康凡居其館數歲已而高郵張氏兵起元朝命丞相脫脫統兵討之脫脫元伯顏之侄也伯顏畏權脫以大義滅親至正十四年以揔制伐張士誠大捷大師達理月沙人名也頗知書好士友仁獻策於馬首稱其意薦於脫公署隨軍叅謀車馬僕從一旦赫然及脫公徵還友仁遂任於朝踐歷館閣翱翔省部可謂貴矣未幾授文林郎內臺御史同列有雲石不花者與之不相能構於大官黜為雷州錄事友仁憶判官之言日月雲三字皆已驗矣深自戒懼不敢為非到任二年有事申揔府元各路置總管府吏具牘以進友仁自署其銜曰雷州路錄事

何某揮筆之際風吹紙起於雷字之下曳出一尾宛然成一電字大惡之亟命易去是夜感疾自知不起處置家事訣别妻子而終回詳判官所述衆聖之事將来之事盖至正辛卯之後張氏起兵淮東

國朝創業淮西攻闘爭奪干戈相尋沿淮諸郡多被其禍宛於兵難者何止三十萬焉是以知普天之下率土之濵小而一身之榮悴通塞大而一國之興衰治亂皆有定數不可轉移而妄庸者乃欲輒施智術於其間徒自取困爾此志中衆聖論將来之事專用太平廣記李甲大明山夢神語意也